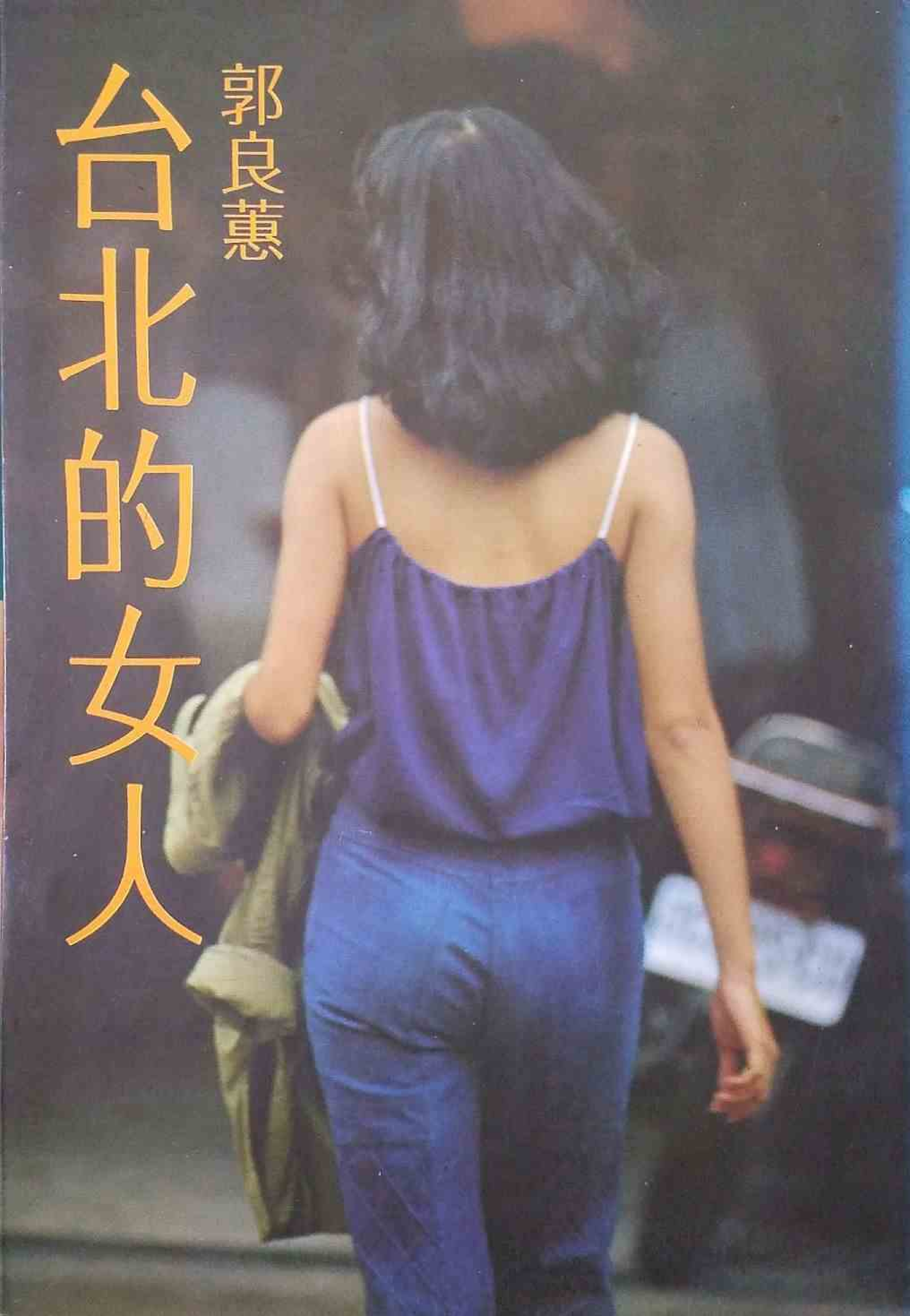
台北的女人

郭良蕙



台北的女人

郭良蕙著

爾雅出版社印行

目錄

一本寂寞的書　隱地　一
往日往事　五
週末何處去　一七
夜談　二九
冥冥定數　四三
高處不勝寒　五五
冶遊　六七
小夫妻的娛樂節目　八一
半個甲子　九五
黑歲月　一〇七
地緣　一一九
寫給蓋利——代後記　一二九
郭良蕙已出版的著作　一四一

一本寂寞的書

——我讀郭良蕙「臺北的女人」

隱地

如果白先勇的「台北人」是屬於傳奇的、滄桑的、警世的，那麼郭良蕙的「台北的女人」是屬於現代的、寫實的、心理的，更是現代女人寂寞生活的寫照。

來自屏東的郭良蕙，定居台北，如今她是一個「世界人」，時而紐約，時而倫敦，時而巴黎，一年總有兩季不在台北，無論她飛往何處，最令她魂牽夢縈的就是台北。「台北的女人」，不同的是，有的快樂，有的不快樂，而相同的是，她們都寂寞。青春的寂寞。結婚的寂寞。以及年華老去的寂寞。三十年來的台北，物換星移，一切都在改變，「台北的女人」也變得更寂寞，永遠寂寞……

譬如像「週末何處去」裡曾亦琍接不到電話的寂寞；「高處不勝寒」中佳蕙渺茫的等待丈夫回家的寂寞；「黑歲月」雪虹被欺騙的寂寞以及「夜談」中女病人斬斷十二年感情的寂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隱衷，特別是「台北的女人」，到了晚上，總有淚水在眼角緩緩而流，流走的是往日往事和青春年華，流不走的是先腐蝕心理、再扼殺生理的空虛和寂寞情緒。

寂寞是八十年代所有大都市裡現代人的特產。物質愈文明、科學愈進步、交通愈便利、人際關係愈頻繁，許多人晚間纔認識，午夜就分離，看似相識滿天下，奈何相知有幾人？現代都市人沒有心情聽別人的苦經，同樣，自己有了病痛、苦悶或經濟拮据的時候，也倔强的不肯向別人求援，於是有人失蹤了沒人知道，甚至死在寂寞孤冷的公寓裡，仍然無人曉得。所以寂寞的何止是「台北的女人」？我看「寂寞」將是未來人類生生死死惟一的朋友。

然而也是寂寞，使得「台北的女人」堅强起來，並肩齊步的和男人共打天

下，女人唯有在消失依賴心理，獨立自主之後，纔能排遣寂寞、空虛，進而享受自己的人生樂趣！

郭良蕙以一雙小說家獨有的銳利眼睛，觀察「台北的女人」外貌和內心世界。她的小說藝術，在數十年如一日紙不離筆、筆不離紙的堅毅努力下，已經渾然有成，自樹一格，「台北的女人」是她第五十五本書，在郭良蕙的世界裡和你我一樣，有辛酸、歡樂和艱苦，她挫折和受打擊的一面，只有她自己知道，別人看到的也許是她傲然的一面，旅遊世界的一面，而我佩服她的是，這麼多年來，她永遠還在寫作，冷漠和世態炎涼並未使她氣餒，在寫作的路途上，她始終直立不搖，很高興經常是郭良蕙讀者的我，如今成爲她第五十五本書的發行人，讓我們一起來迎接「台北的女人」的誕生，誕生到這個有風有雨也有陽光的世界！

往日往事

夜晚九點剛過，街道上正是車水馬龍。她佇立在那裏茫然地張望着，旁邊就是一條行人穿越道，幾個男男女女就站在附近，越來越多，　而機車和汽車以高速度飛馳過，緊緊串連起來，絲毫沒有禮讓行人的意思。好容易得到一個空隙，勇敢一點的立刻順着一條條白線向馬路對面衝，衝的姿態帶着膽怯。團結就有一股力量，車輛不能不顧及人潮了，只好停下來等待，甚至還有輛計程車以恐嚇的動機揿了揿尖銳刺耳的喇叭；左右沒有警察，秩序才會這樣亂。最後的一對年輕男女慢了一步，便又退縮囘來，因爲一輛取掉消音器的機車轟的衝過去，其他那些早已焦躁的車輛大開殺戒一般壟斷了穿越道的白線，馬路又

屬於行車世界了。

哪裏來的這麼多車？多過紐約。紐約的馬路在夜晚會漸漸安靜下來，至少沒有這麼多機車。她原地佇立着，那一對年輕人在耐心地等待再度通過馬路時，望了她幾眼，本來以爲她是同行者，而她却一動也沒有動。

她終於發覺自己受到別人注目了，才踽踽沿行人道走了幾步。隨着地域的繁華，臺北人的服裝也緊緊追趕着潮流，那對男女便穿着牛仔裝，比她還時髦，恐怕誰都看不出她是從國外回來的。她很後悔不該穿這套帶花的絲織衣裙，簡便一點才好，如果能把愛羣商場的廉價衫褲穿上，在這一帶走走就更方便了。只是她沒有時間回去換裝，今晚她去參加一位女友爲她接風的宴會，不得不打扮打扮，免得人家還以爲她在國外多落魄呢！飯後有牌局，幸而她事先準備好藉口說還要去看一個親戚，否則她作主客不易脫身，那位女友的丈夫現在做的生意不錯，有車也有司機，問她到哪裏，好送她去。但她堅持不肯，她怎能讓別人把她送到圓環？如果被她的女友知道了，一定怪她說謊，要不然就會以爲她的親戚是圓環的攤販。

她的女友曾經問過她去看哪個親戚，她支吾着沒有直說，當時客人多，女友沒有追究下去。那位女友知道她的事很多，出國以前的，自然也知道她和麥的事，不過連一句也沒有提，她看得出她是蓄意不提的，這次同來遇見的親友都不提麥，但是不提麥並不代表他們沒

有想到麥這個人，也不代表她已經把麥給忘了，雖然她裝着忘了，把往事完全忘了，是不是忘了只有天知道！飛機將要降落時，麥的影子擴張得比眼底的臺北全部景物還要大，雖然她連連告訴自己不要想他！不要再想這個人，而她今晚却獨自來到圓環，人的思想和行爲眞有不可思議的衝突和矛盾。

「請坐！」

冰菓店的女孩喊叫得那樣清脆親熱，好像她是熟客一樣，她扭過頭看了兩眼，女孩十分陌生，自然她當年來這裏夜遊時那個女孩可能還在讀小學。不過這家冰菓店好像一直就有，雖然舖面已革新，雪亮的日光燈把牆壁照得白花花的，桌椅都很潔淨，冰櫃裏擺滿了各種水菓，有些種類是過去沒有見過的。她不大喜歡吃水菓，麥也隨着她的興趣到圓環裏面吃一碗人參鷄，不是一碗，是一罐，原罐蒸的土鷄。麥最喜歡吃冰糖蓮子羹，那時的胃口眞好！吃完人參鷄，還吃得下蓮子羹。

現在可不行了！她不覺撫摸了一下胸口，晚宴的酒席很豐富，但她吃得很少，那位已發福的女友不斷强調她節食，其實她哪裏是節食？來臺北以後天天有人請客，再好的菜也吃膩了。今晚盛情難却，她喝了兩杯酒，她的女友直說在國外住了幾年不喝酒是怪事，她也不便分辯在國外喝酒是自喝自樂的享受，並非國內彼此勸酒和拼酒。

她及時用手掩着嘴打了個嗝，好飽！在飯桌上她便連連向女友說好飽，好像現在更飽了！不過她知道自己並不是眞飽，而是往事將她塡飽了。

這種塡飽和眞飽不同，往事像鉛塊一樣，一塊塊硬硬實實的把她的胃壓得好重。她用力呼吸着，空氣好像很稀薄，這時她才發現重的不是胃，而是她的心。

她順着圓環外面的弧形人行道緩緩步行，圓環裏面還是那麽擁擠熱鬧，只是淸潔整齊多了。臺北在變。臺北變有什麽稀奇？人不也都在變？變得是好還是壞？誰回答得了這個問題？

她用深呼吸在感嘆時，才發現自己已順着出入口向圓環內部走去。

「請坐！」「請坐，小姐。」

左右的招呼聲使她有點混亂。小姐，這是臺北人對女性的尊稱。當年和麥到這個著名的夜市時，她還是未嫁小姐，現在和麥一樣，小姐對她已經是遙遠的往事了。

「坐啦！」

她仍然緩緩邁着脚步，外表保持鎭定這點功夫她一向很到家，否則當年她和麥鬧翻以後不會裝得若無其事一般瀟洒，雖然心裏已破裂成碎片是另一回事。

四神湯。當歸鴨。蚵煎。肉羹。貢丸。她忽然加快脚步轉變了方向，因爲她意識到自己

並非毫無目地走進來的，她的記憶裏恆存着那家賣人參鷄的。

這幾年摸熟了紐約的中國城街道，乍一來圓環裏面，好像生疏得弄不清方向了。圓環本來就複雜，每次她都弄不清方向。賣人參鷄的有兩三家，她以前總去別人都說味道好的那家，每次都是麥牽着她的手帶路，彷彿怕她迷失了似的。圓環攤位中間的通道都是按照地形設立的，以前她便莫辨東西，而現在她獨自置身於這種亂糟糟的環境，混亂中又有點發窘。她確實找到人參鷄的攤位了，她迷惑地觀望着，却不知是不是當年常來的那一家？

「請坐啦！」

老闆娘沙沙的喊着她，她更加不安了，裝作一副尋人的神情，匆匆離開了攤位。好像那邊還有一家。她不能十分確定，特別是轉了一趟並沒有找到，兩邊仍然是貢丸、蚵煎、疏油鷄之類的。以前她就對麥說過圓環像迷魂陣，麥把她的手牽得更緊：閉着眼睛跟我走吧！我就是你的方向盤。

麥就是她的方向盤也有點吹牛，每次他也要猶豫地多找幾眼，特別是到那家賣冰糖蓮子羹的重慶露店。

終於看見一個出入口了，她何必在圓環裏面徘徊呢？重慶露店才是她此行的目的。

以前她便覺得圓環四週的馬路是放射性的，特別那條重慶露店的窄巷市場，雖然有四個

大字標明在巷口上端，有時她和麥也會繞着圓環轉一圈又一圈還沒有望見。

現在更別想望見了！圓環裏面已經大有改變，外面更使她眼花撩亂。倒不只因爲車輛太多，而是所有的馬路都已拓寬，如果不是圓環市場仍然存在，她已完全認不出來這是原來的圓環。

怪不得別人告訴她重慶露店已經拆掉翻修成寬濶的馬路了！這還是她在紐約聽臺北去的人說的。自然她有意無意探聽時得到的消息，當時她半信半疑，像是她剛和麥鬧時半信半疑一樣。只因她的個性太强，倘若她肯回一下頭，麥也不會絕望地放棄對她的守候。現在她又因個性太强才獨自來到這裏，明知重慶露店已變成名叫重慶北路的大道，而她仍然盲目地尋找那條兩旁都是矮且簡陋的違章建築集成的窄巷市場。

車輛好像稀疏了一點，過馬路沒有剛才那一陣困難了，不過她還是小心翼翼的。她覺得這幾年已經够晦的了，好容易回臺北一次，別讓車給撞了。臺北的車禍眞多！每次在十字路口看見滿地碎玻璃碴，她便驚心動魄。臺北的行人穿越道一點也沒有建立起尊嚴，一輛機車就轟的從她面前兩三呎飛過去，害得她猛然一怔，然後慌忙小跑到對面的人行道上才停住脚喘息。以前哪裏會這麼緊張？自然有麥在她旁邊護駕，她挽住他的臂膀，好像天塌下來都有他支撑着。

呼吸終於平定下來，她才注意到自己站在一幢新建築的騎樓下面。難道就是當年重慶露店的舊址嗎？重慶露店那條窄巷充其量不過六米寬，密密麻麻搭蓋了兩排陋蓬，却比這一幢幢外觀透着俗氣和土氣的高樓可愛得多！她寧願喜歡原來那種違章建築，雖然髒亂複雜。她記得有一次來時剛下過雨，她一點也不在乎滿巷泥濘沾污了她那雙新鞋。現在她站在這騎樓下面的人行道十分潔淨，旁邊那家還特爲考究地作成用銅條嵌出彩色圖案的磨石地，而她竟覺得不屑一顧。

這就是當年的重慶露店？她不禁再度黯然自問，同時慢慢移動脚步。這一排都是店舖，她沒有注意是些什麼店舖，多數已打了烊，只有一兩家門還開着。而當年的重慶露店正是圓環的外圍延伸，幾乎全是賣小吃的，此種時刻也正像圓環的食攤，人擠得滿滿的。她和麥常去的那家賣蓮子羹的甜食店，大概就在這個位置；那家店相當大，總有十多個小桌，蓮子羹的大蒸籠冒着帶香甜味道的熱氣。日光燈亮得像白天，木板牆壁上貼了好多電影海報，照說那才叫又俗又土，但是她覺得很調和。其實是在和麥一起的調和，她根本沒有理會其他，他們一面吃蓮子羹，一面談笑，有時還拿火柴擺遊戲，麥考過她一個據他說是從來沒有人會擺的難題，而她竟然擺對了，她好得意，麥也笑着誇她聰明，甚至是搖着頭笑的。現在她才猜想到也許他那時暗中就有擔心失去她的陰影，覺得她聰明得難以駕馭。

她早該想到的！她沉重地吁了口氣，也許那時太單純，太甜蜜，才沒有顧慮到其他。小時候家裏人就說過女孩子太聰明不會幸福，她應該早就裝裝糊塗，但是裝糊塗又何其難！在紐約這幾年的婚姻生活確實設法在裝，卻裝得很痛苦。

蓮子羹店旁邊有家賣蚵煎的，她和麥也照顧過兩次，賣蚵煎的老闆好胖，好像就在眼前一樣，看得見他那種熟練的動作，嗤嗤的把蛋和蚵煎得冒油煙。她不喜歡蚵煎裏放的太白粉漿，麥總是挑過來，而把大粒的蚵挑到她的盤子裏。當時她覺得那是一種出於自然的動作，以後每逢回憶起來，這裏面包括了多少情意，而這種情意再也不可能從別人那裏得到了。即使得到，也不是麥對她那種的感覺了！

短短一條重慶露店的夜市場窄巷，卻包羅萬象。有算命的，有賣草藥的。有家治跌打損傷的，門前的鐵籠裏還養了一頭黑熊，像賣蛇羹的門前盡是裝毒蛇的鐵籠一樣，她又好奇，又怕看，麥總打前鋒，身體把她擋住一半，好讓她在安全感中看個够。蛇，眞是醜惡的生物，好多雨傘節纏在一起蠕動着，三角頭像是在嘶嘶有聲的吐出舌苗，恐怖得像進入地獄一樣。麥卻撫慰着她說：別怕！這些蛇已經拔掉了毒牙。麥的話使她由畏縮變得膽大一點。不僅於此，其他各方面麥都鼓勵得她壯起膽量，甚至她和他鬧翻時，她認爲她已可以獨力支撑這世界。現在她不是在獨力支撑着嗎？雖然她沒有倒下來，性格也不允許她倒下來，而她却

沒有堅强的感覺。她只是在逞强，像沙漠裏一株仙人掌。

對了，夜市場有一家肉粽店，味道也不錯。本地粽子並不是專爲端午節吃的。有一年過端午節前也曾來過這裏，突然發現一個飄散出怪異香味的花車，紅紅綠綠、大大小小排滿各種香袋，像孩童對過年那樣欣喜，她的眼睛發着亮，搜索着香袋的顏色和形狀，然後她選了兩個，一個給自己，一個給麥掛在身上。她見麥有點窘意，才又替他裝進衣袋裏，她說這是驅毒避邪的，他却說是迷信，他比較學術化。他相信屈原的故事，而她寧可相信許仙和白蛇，因爲這樣更羅曼蒂克，他們偶然有類似如此的小爭執，最後永遠是他退讓，有時他會無可奈何地搖着頭說：這個世界上除了我，再也不會有第二個人這麼寵你了。

年輕氣盛，怎會使她重視他的看法？終於一次釋化不開的爭執使雙方弄僵，她負氣將感情毅然斬斷，然後她又負氣交結了新朋友。沒有瞭解作基礎不會持久，但是憑她的一切還怕沒有條件優越的求婚者？直到日後她才明白倘若缺乏眞正的愛，再優越的條件也不會在心裏存在。外人都羨慕她嫁給留美博士，表面她也裝得很滿足，只有她才知道從一開始他們夫婦之間便隔着一道牆。那是對麥的回憶堆砌出的牆。

很多事發生在當時都像天那樣大，而渡過一段時期冷靜下來再想想，實在小得微不足道。和麥鬧翻以後，她只顧氣憤、痛苦，死也不回頭。直到她和留美博士訂了婚，準備出國

時，才突然認清麥對她的重要，而那時想回頭也遲了，她已不知道麥的去向。最初她聽說他更換了工作，更換了地址，也聽說他生過病，交了新女友。任何有關他的消息她都不願聞問，一旦傳入耳中，也漠然視之，好像她會恢復得像一張白紙一樣。事實却恰巧相反，原以爲褪色的陳跡，竟越來越明顯。

是因爲和麥的愛太深而拒納別人的感情，還是因爲再沒有尋找到眞正的寄托，才意識到和麥的愛太深？

多少個夜晚，淚水由緊閉的眼角緩緩而流，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感傷些什麼？她不承認她懷念麥，她只告訴自己她懷念臺北。尤其朋友告訴她臺北日漸繁榮的改變，開拓出不少新馬路，連重慶露店也拆除了，她竟接連失眠了好幾晚。那個學化工的博士就睡在她旁邊，却像遠遠睡在天邊。雖然星期假日，他也提議去中國城吃餐飯，但是中國城畢竟是中國城，不是臺北的圓環和重慶露店。

她回過頭來，黯然凝望着燈光一片燦爛的圓環，人生就這樣變幻無常！今晚還有人提起圓環將來也會拆除的事，她無心過問，只想找藉口告退，獨自到這裏來親眼看一看。且不管將來如何，當年的圓環今晚還存在着，但重慶露店確實早已被剷平，剷得無踪無影。就像麥從她生命中消隱而去，消隱得無踪無影。

而她知道往日已逝，而往事依舊停留。重慶露店永遠活在她心裏。
麥也是的。

週末何處去

眞像個大火球，又紅又圓，掛在那裏沒有一點立體感。曾亦琍用手指抹了一下潮濕的額角，太陽的威力雖然沒有了，可是天還是好熱好悶！

曾亦琍又向大火球瞥了一眼，才轉過身來，由涼臺踱回房裏。房裏更悶，無論怎樣用力呼吸，總像少一口氣。她也知道悶的感覺一部份是心理因素造成的，週末，沒有地方去。

臺北逐漸繁榮的這些年之間，各方面都染上許多洋規矩，各公司行號在週末休半天假便是一例。

以前曾亦琍最盼望休假。最盼望休假的年齡，最休不成假，自然那是多少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曾亦琍還在求學階段，週末是

個有名無實的名詞，晚上還要留校補習，星期天老師交下一大堆功課，想玩樂也不能玩樂。升學第一，上不了聯考的榜，無顏以對周身的人。

女性對事物生來便具有特殊的敏感，尤其在容貌方面，自幼便懂得愛美，欣賞美，包括漂亮的同性。年復一年，愛美如故，而欣賞美的心地變狹窄了，妬意產生敵意，不自覺中給自己的評分加多，而給別人的評分減低。

關於這方面曾亦琍很清楚，她的容貌至多打七十九分，但是她會修飾自己。曾亦琍考究衣著，注意化粧，平時一顰一笑都有用意。因此不論作學生時，還是在辦公室，她永遠是出色的人物。

像這樣一個出色的人物，如果週末沒有地方去，必然無人相信，但這却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曾亦琍舉高雙臂伸了個懶腰，順勢嘆了口氣。難怪她的情緒不對，天悶熱得呼吸困難，平常還不覺得，辦公室有冷氣，而且冷得過份，她必須預備一件薄薄的外衣，同時帶着潤膚化裝品，因爲她聽人說長時期在冷氣間會使人皮膚打皺。

曾亦琍不覺用手摸摸臉，動作很輕，好像摸得太重就會摸出皺紋。現在她的臉不但不乾，反而濕膩膩的，出了汗。於是她伸手打開冷氣機。

開冷氣不得已，舊機器嗤啦嗤啦的響聲很刺耳，遠不及辦公室的中央系統寧靜無聲，而且開冷氣費電，增加支出。

只要動一動，就會多出汗。曾亦琍喘着氣靠在沙發上。下午她就靠在這裏沙發上看了一部電視長片。舊電影，節奏太慢，鏡頭手法落伍，商業目的重於藝術的電影像流行服裝一樣，過時以後往往變得毫無價值可言。曾亦琍本來不想看下去的，而其他兩家電視臺的節目更無足觀，她又沒有閱讀習慣，只好藉此殺時間。然後她繼續似睡未睡地靠在沙發上，平常在辦公室雖然忙累得滿心怨惱，現在閒着更難過。早知道還不如答應小徐去西門町看上演的本屆金像獎名片呢！

小徐昨天問她週末有沒有約，而她竟信口答道有約了。幸而小徐沒有再問她和誰有約？在別人的印象裏，她很忙。有時她確實忙，女同學結婚，親戚過生日，男朋友請吃飯，一連幾天她的小鍋小灶可以不開伙。就因爲她在別人印象裏太忙，才都猜想她週末不可能是空檔。小徐，剛畢業一年的胖女孩，姿色平平，對她各方面都崇拜萬分，總以爲她的週末多彩多姿，怎會知道她竟也獨守閨中呢？

曾姐姐，我要能像你這樣就好了！這話小徐時常掛在口頭上。除了小徐以外，另外幾個女孩子也都非常羨慕她，至少誰也沒有像她這麼自由，可以從郊外的家搬出來，住在市內。

也許她們會在背後議論她那次訂了婚又解約的不快事件，但是錯一半而及時褒足，總勝過全盤錯誤，原來姓羅的是個假闊佬、眞賭徒，雖然她投進去不少感情，却抓住他的一部份過路財富，買下這個由自己繼續分期付款的一房一廳的小小公寓。

發現姓羅的眞實面目以後，雖然速戰速決，但是羅並沒有完全死心，有時還會以純友誼的姿態和她聯絡。此人不能寄托終身，但偶而來往來往也無大礙，未婚女性都應該多幾個衞星才光彩。不過文大姐却不以爲然，勸她和羅一刀兩斷。文大姐認爲有羅阻路，阻擋住她的機會，減少其他的異性向她進攻。

文大姐是公司的老資格，年齡足以作衆人的長輩了，但是衆人都沿習慣叫她文大姐。曾亦琍以前還沒有這種感覺，不知何時她竟意識到文大姐是她未來的寫照，有一天她老了，大家都對她像對文大姐一樣。不但如此，現在小徐等人叫她曾姐姐聽起來已經有點刺耳了。

文大姐雖然是番好意，但是她畢竟是個兼主婦的職業婦女，除了上班便是回家料理瑣務，和外界幾乎脫了節，完全不知道現代男人有多現實，每請一次客必定暗暗盤算不已，做任何事都有目的，最低限度公司的男同事全無希望，凡是她覺得够格的人，早已有了家小，老光棍看她不順眼，年輕的對年輕女孩有興趣。這幾年，汪對她一直不錯，不論她訂婚和解除婚約，他的態度都始終如一。文大姐也勸過她屈就了事，但是她不願意如此，倘若她

肯屈就，早就降格以求了，而且還有條件比汪還好的，和汪相處已久，太知道他生平無大志的底細。人往高處走，她不甘嫁給一個普通職員，今生今世就這樣平凡下去。

文大姐勸她屈就汪，並且勸她停止和章來往。在學校便開始追求她的章，到現在還對她一往情深，可惜那時她還在「一年驕，二年傲」的階段，不把章放在眼裏，章離開學校以後便沒有消息，等到重見時，他已功成利就，而且有了妻女。

也許命該如此吧？曾亦琍想到章，不禁嘆嘆氣，爲什麼當年不嫁給他呢？只是倘若她眞的嫁給他，今天不也只落得夫婦不和的結果？章曾經向她表白過他的婚姻來自誤解，她在他心中的偶像仍然像當年一樣沒有破滅。章的卑微語氣使她陶醉，她很欣賞這樣的戀情，才甘願讓他作爲一個衞星。

文大姐是個思想保守的老女人，很多事在她眼裏都不對勁，如果她看見今天的男女青年那套作爲，必然會嚇昏。比起他們，曾亦琍已經自嘆落伍了，李珍珍告訴她的那種玩樂方式，她從沒有經歷過，而二十五歲的李珍珍本身竟然也有落伍感，因爲她畢竟又相差了幾年，作風已趕不上當前十七八歲的男女隨遇而安的一夕歡。

曾亦琍突然一陣發燥，她也能有一次一夕歡就好了！雖然她一向對那種迷失的新一代所幹的勾當不屑聞問，但是她很羡慕他們能放得開，不像她生存於新與舊的夾縫裏產生更多矛

盾和不愉快。

既然百無聊賴，爲什麼不洗洗澡呢？那樣會涼得多，就這樣她懶懶地站起來。

掛在天邊的大火球已經隱沒在蒼灰色的天際了。曾亦琍忽然發覺用黃昏這兩個字代表此刻實在維妙維肖，一切景物都籠罩在昏昏的暗黃中，給人一種一天又終了的無奈感覺，特別這是週末。

感嘆也沒有用，人必須面對現實。曾亦琍向浴室走去時，心裏在想冰箱有什麼東西可以果腹？好久沒有去超級市場採購了，大約還有一包冷凍水餃，如果實在無處可去，就隨便吃一點吧！

一面放水，一面躺進浴缸。早想到就好了！躺在水裏確實很能解乏，甚至連惡劣的情緒都跟着洗滌一清了。

突然，她把半閉的眼睛睜大，好像電話鈴在響！

她急忙將身體坐直，並且關上滴滴流水的龍頭。一點也沒有聽錯，「鈴——」，「鈴——」，果然是她的電話在響。

她的動作因不知所措而中止了兩秒鐘，然後濕淋淋地從浴缸裏跳出來，急急去抓那條大毛巾，由於太慌張，竟使大毛巾勾住巾架的橫樑上，很費了她一番力量。

「鈴——」，「鈴——」，四、五、六、七，她心焦地數算着，一面以最大的速度衝過去抓起話筒。

「喂！」「喂！喂！」

她窒息，如同跌入深淵裏。

「喂！」她再試圖掙扎，希望對方有反應，雖然她已發覺手裏握的是個死電話。

「喂！」掙扎無效，最後，只好把話筒掛上。她感到水滴從她的手臂和小腿往下滑，她仍然呆立未動，巴不得電話鈴再度響起。

然而那只是夢想，直到她的皮膚被冷氣吹得發緊，她才悵悵然回返浴室。

重新躺進浴缸裏，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毫無目的地盯着那片天花板，一心在思索電話事件。太不湊巧了！她萬分懊悔自己不該洗這個澡，以致失去了接聽電話的機會。

那究竟是誰打來的呢？只要肯再多響一聲鈴，彼此都不會落空。

所不同的是對方以爲她不在才掛斷的，週末外出，自在別人料中。而她錯過這個電話，疑雲重重，心情難以平定。

不會是小徐吧？即使小徐獨自在西門町流蕩，也不可能想到她，因爲她已經告訴小徐她有約了。除非她蓄意打個電話來試試她的話是眞是假？

汪?可能性也不大，汪最近對她的態度很消極，雖然並沒有撤退的意思。聽說他新交了個女朋友。一定是嫁不出去的女孩子，否則他不會追到手的，可笑當她故意問他要糖吃時，他竟然否認有這回事。幾天前他便問過她週末是不是有約了?她回答是。如果他再追問她一次，也許她便會改變主意和他出去，雖然和他在一起乏味得很，至多西門町吃吃小館，看場電影。每次吃小館，他不但細算賬目，而且不給小費，這樣做他十分坦然，而她却被他弄得窘窘的。

如果眞的是汪，這個電話不接也好，免得他發現她謊稱有約，實際是在家裏孵豆芽。

難道電話是章打來的嗎?臨時擺脫那個和他沒有感情的配偶。她知道章的朋友在陽明山的住宅請客，也許他找個藉口讓那個女人單獨去了。本來她很希望這個週末和章一起渡過的，而章早已向她道過歉不能陪她，當時他還勸她約個伴去玩玩，但她却堅決表示寧願守在家裏。這種話不過是討他的歡心罷了，她才不會傻到爲誰獨守空閨。想不到諾言竟然弄假成眞，她眞變得無處可去了。

電話如果是章打來的，才叫寃枉!她明明在家裏，而他會以爲她已經出去。平常她十分小心地讓章對她保持着好印象，因爲她可以從他那裏得到部份經濟支援。雖然她心裏很明白她和他之間的無望關係，儘管他對她一片癡情，而且他的婚姻不如意，但他根本不可能離

異。

她只是這樣猜測着，而百分之百章去赴宴了，因爲他那位朋友和他非泛泛之交，既已答應，無法爽約，飯後還有豪賭的餘興，很大的輸贏。

由賭，曾亦琍想到羅，對了！說不定是羅找她。此人聰明絕頂，可惜不把聰明正用，也許他靈機一動，給她打個電話，接不通則罷，萬一接通，他會以她的語氣行事。羅一向揮霍成性，只要他口袋不空，請她吃牛排、去夜總會都大方得很。只怪她運氣太差，也可以說她和他緣份已盡，一個電話都打不逢辰！

除此是否還另有其人呢？像李珍珍，也可能突發奇想約上她湊熱鬧。每次李珍珍談起男男女女雜聚在一起吃迷幻藥作樂時，她一面驚訝，一面嚮往，她甚至表明態度，如果有機會她倒願意一試，李珍珍聽了只是笑笑，以爲她說說而已，差幾歲便差一大截，彼此畢竟不在一個階段，思想和行爲都兩樣。何況在李珍珍眼裏，她世故老練，活躍非凡，哪裏會分得出時間？直到今天上午，她已確知渡週末無望時，曾經問過李珍珍今宵何處去，並且暗示了她晚上沒有約會，眼看李珍珍一付似懂非懂的神情，她也就不便再把話說得太明顯。難道李珍珍已瞭解她的心意，才臨時打電話來問她的？

就算電話眞的是李珍珍打來的，就算她沒有差那一步而接到了，又當如何？曾姐姐，你

在家呀？我還以為你出去了，你怎麼會在家沒有出去呢？我們都以為你週末很忙，不敢約你。

倘若如此，她應該說什麼？她能告訴李珍珍就因為每個人都以為她忙而她竟寂寞得無人過問嗎？

這是她心裏的話，自然她不會向李珍珍暴露她的弱點。李珍珍聽見她支吾着沒有立刻回答時，也許會問她：曾姐姐，你不舒服嗎？

對！這樣倒好！她可以在這上面做文章了。嗯！我有一點感冒，所以兩個地方請客我都推掉了。

對不起！本來問你出不出來，既然感冒，還是好好休息吧！

糟！弄巧成拙，好好的，為什麼要承認自己感冒？

「阿嚏！」

曾亦琍的整個身體震顫得使浴缸的水外溢了。她忽然發覺自己竟浸在涼水裏，水不知從何時由溫熱變涼的，她已失去時間觀念，但是天早已黑了。

將自己浸在黑暗中的浴缸裏，水涼得打噴嚏，也許那個電話並不是李珍珍打來的，而她卻眞的感冒了！

爬出浴缸，她感到自己虛弱得厲害。沒有聽說像她這樣健康的人會因沐浴而變成這麼虛弱的，倒是那個莫名其妙的鬼電話害得她六神不安，不得要領地胡亂猜測了一番。

現在，電話是誰打來的已經變成次要，她必須吃兩粒阿斯匹靈，以免眞正患上感冒。

打開燈，拉攏窗簾時，她向涼臺外面看了一眼，夜景好燦爛，而這個應該由她分享的花花世界竟距離她如此遙遠！

她又想到冰箱那包冷凍水餃了，不過她沒有食慾，最好先到臥房睡一覺。

她知道睡也睡不着，因爲她不會放棄繼續推測，那個電話究竟是誰打來的？在這無處可去的週末。

夜談

鈴響。六〇七病房。

她還沒有站起來，小劉已先一步走開。她望了一眼小劉的背影，身材短小的人總顯得那麼靈巧。和小劉一起值大夜班眞好！搶着做事，並不是她懶，而是小劉的行動比她快多了。

又一遍翻看病歷。只有六一〇空着，白天才辦的出院。六一〇那位老先生已經因爲血壓毛病住了三次院了。年紀大反而像孩童，脾氣壞，不好伺候，只怕不久又要住進來，但願住在五樓，五樓也是內科病房，最好是老先生再進醫院時沒有空房，否則他絕不肯住五樓，老先生迷信得很，雖醫院爲了迎俗而取銷了四字，但不少病人仍然認爲五樓實際是四樓而避諱着，於

是六樓經常擠滿，五樓却空了幾間。

「四」和「死」又有什麼相干？她想到病人的敏感頗不以爲然。也許她既健康又年輕，才會對死亡一直看得很淡，而且這和學護理有關，生老病死都是自然現象，不像那些病人和親友大驚小怪，一點點小小故障便呼天喊地，有時她也會想想護士一職是否適合她的個性？同事都叫她冷面美人，她並不認爲她有多美，只是不化裝的五官還耐端詳罷了。但她很知道她的臉上缺乏表情，她的心也冷冷的，總像在冰天雪地裏。醫學發達，住進這家醫院的病人通常都能平平安安的出去；特別是內科，絕少有送進太平間的，同事間常戲稱六樓吉利，六六大順，小劉就慶幸到這家醫院工作了一年還沒有見過不治的病人，小劉問她看見沒有？她點點頭，小劉像吃驚，又像發怔，她只比小劉早來兩個月而已，小劉沒有再追問她，她自然也沒有再解釋她所指的是她的媽媽。

媽媽的死亡和這家醫院毫無關聯，這家醫院創辦了僅僅兩年，她的媽媽已經在五年前不在人間。

媽媽是什麼病死的？到現在也沒有人告訴她媽媽究竟是什麼病死的？那麼快，快得措手不及。也許是媽媽生前太忍耐了，忍耐到死，竟然沒有機會查出病因加以治療。如果那年她便二十歲，而且做了護士，情形又是否兩樣？

六〇一，胃病。六〇二，心臟。六〇五，糖尿。六〇六，流行性感冒。六〇七，是什麼？也是感冒？晚九時的體溫登記三十七度六，仍然偏高，昨晚三十七度九，前晚三十八度二。

小劉走過來，只要有點事，那張娃娃臉上的小圓鼻頭翹得更高，仔細看，才看出來小鼻孔掀動着，緊急地呼吸不已。

她望着小劉，還沒有講話，小劉已經開口了：

「奇怪，還有睡不着的？我天天不够睡。」

她沒有表示什麼，自然，像小劉那麼樂觀，只要一閉眼就會打瞌睡，大概只有站着才可能睡不着。而她，這幾年偶而有一兩晚說不出理由的會鬧失眠。

小劉拿起電話機，今晚又是常大夫值班。

由於夜靜，雖然隔得不算近，她可以聽見總機接過去的電話鈴聲響了又響。一點十五分，常大夫人胖，也喜歡打瞌睡。

電話終於接通了。

「常大夫，六〇七要安眠藥。」小劉翻查病歷說：「VALIUM，5，九點，十一點就醒了，一直睡不着。嗯，她說要換藥，鎮定劑對她沒有用，好，好。」

放下電話，小劉去準備藥了。一定又是VALIUM，5，鎮定劑無害，常大夫不願爲病人開安眠藥，不久前一位病人要求安眠藥，服後幾乎長眠不醒。

她順手把病歷拉過來，六〇七，女，吳蘅，四十歲。她的媽媽也姓吳，去世那年也是四十歲，虛歲四十一。

藥瓶叮叮噹噹響着，小劉又扭扭地走開了。

從她的座位可以斜斜望見通道盡頭的六〇七病房，那個姓吳的女病人是前天上午住院的，是個沒有什麼麻煩的病人，除了昨晚也吵睡不着。

小劉這次回來，體態鬆懈。

「沒事了。」

眞的沒事了。各病房都沒有聲息，日光燈亮得眼睛有點發澀。小劉坐着，脊背向後挺，打了個呵欠。「白天沒有睡够。」小劉爲自己找了個理由，就可以泰然地閉上眼睛了。

她也想閉目養養神，但是小劉已經在打盹，她必須振作起來。病人很難說，別看此刻安靜，不一定會突然發生什麼事情。她把一本文藝雜誌拿起來，選了一篇小說，慢慢看下去。

她喜歡看小說，小說可以把她帶進幻想裏，而日常生活太貧乏和太實際。從幼年開始她的生活便貧乏和實際。有兩年幾乎毀了自己，媽媽捨她而去是個轉捩點，她雖然也曾消沉過，

但畢竟站起來，決定學護理和媽媽的死有關，而且她知道這是個求生的鐵飯碗。

上班，下班，過得這麼平凡，沒有夢，沒有男朋友。也有人追求她，對她表示好感，她不接受。她不想結婚，至少不是目前這兩三年。她沒有在媽媽的婚姻上看出幸福的部分，因此她毫不熱衷，也許有一天她厭倦了護理生涯，需要一個家，則又另當別論了。現在，只有從小說裏觀看別人如何爲愛情癡迷和執着了。

這篇小說的背景恰巧也是在醫院的病房裏，太太生產，丈夫焦急地守在外面。然後丈夫遇見多年不見的老友，正爲太太患癌症而垂淚擔憂。小說是個不知名的作家寫的，文筆却很細膩，只是天下的夫婦都這麼恩愛嗎？

她喘了口氣，把雜誌放在案上，沒有再去翻動。她感到胃有點空，但她的心却有點重。起初她準備看完這篇小說便去拿點心宵夜的，時間差不多了，但是她現在竟爲了某些不愉快的往事呆滯着，她的爸爸就好像從沒有對媽媽關心過，自然也從不曾守候在待產室外面，因爲她並不是親生的。

她幾歲才知道的？八歲？不，七歲，自此她便沒有愛過媽媽。媽媽體弱多病，不能生育，把她從一個毫不知情的地方抱來作養女，如果不是有人說穿，她根本不會知道自己不是媽媽的骨肉，尤其在媽媽去世以後這幾年裏，她懂了很多事，和那些悲慘的養女故事比較，

她才發現悔恨已遲。

她的爸爸並不悔恨，仍然沒有戒掉如命的嗜賭。他那個小雜貨店也經常不開張，做够幾天吃的便關門休息。進入這家醫院工作，她便因路遠而在附近租了間小房，很少回去，讀護校時也是寄宿。媽媽去世後，她那個爸爸更和她毫不相干似的，談不上一點親情，她不相信如果她現在聽見爸爸離開人間的消息，她也會悔恨對他從未曾盡過孝心。

鈴響，雖然聲音輕微，却使她一驚。像是乍從夢中驚醒，六〇七，又是六〇七號病房在叫人。

她急忙站起來，小劉的頭垂在胸前，一點也沒有聽見。兩點鐘，是最易使人產生睡意的時刻。

推開六〇七的房門，裏面昏黯黯的，沒有開燈，僅從未及掩上的門縫透進來的光亮看見一些暗影。

她躡着雙脚，走向病榻，伸手將按鈕關掉，同時輕聲問那個她記得已服過兩次 VALIUM 的病人：

「又醒了？」

「根本沒有睡着！」

病人側臥着，身體像逃避什麼似的踡縮起來。她看不清楚她的臉，只聽見她的嘆息和混在一起的虛弱話聲。

「不是又吃過藥了嗎？」

「沒有用，我說過那種藥對我沒有用。」

「少想一點事，什麼也別想就睡着了。」

病人「哼」的似笑非笑來一聲，彷彿在責備她的無知。

她也知道這種老生常談對失眠的人不生效。很多事，說歸說，做歸做，明知應該怎麼做，却做不到。

如果每個人都養生有道，醫院也不會經常客滿了。

有沒有熱度？她用手背輕輕試探病人的額頭，還好，沒有升高。

「要不要喝水？最好喝杯熱牛奶，胃部蠕動可以幫助睡眠。」她的視力已能適應環境的暗度，因此桌上的瓶瓶罐罐不難被她望見，暖水瓶旁邊就是罐奶粉。

病人搖頭拒絕她的好意，搖頭之堅決好像她的醫學常識比護士還多。

「那你就閉上眼睛，好好睡吧！」

「我要安眠藥，請你去給我拿安眠藥。」

「我不能作主，拿藥得要醫生處方才成。」

「你去找醫生，謝謝你做做好事。」

「醫生不會輕易開安眠藥的，你只要定下心，一會兒就睡着了。」她替她拉了拉下墜的毛毯，從蓬鬆的頭髮裏她隱約地望見一張削瘦而清秀的臉，雖然帶着病容，深凹的眼睛却在暗處發亮，她想起媽媽的眼睛，尤其在去世的前一晚，使她終生難忘。

「不行！我自己的事我還會不知道？我已經兩天都沒有睡着了，再睡不着我會死的。」

失眠會死人嗎？她覺得這個女病人把死掛在嘴上有點過分，而她的媽媽直到病危都沒有吐出半個死字。

只怪她太不理會媽媽了，媽媽爲生活操勞過度，經晚咳嗽睡不着，有時她迷迷糊糊地聽見媽媽嘆氣和翻動身體，而她一聲不問，對媽媽絲毫不抱同情。

「好吧！」她預備走開了：「醫生一定又會開VALIUM給你。」

「我不要！平常我就吃VALIUM，現在對我一點也沒有用。」

「你是什麼病住院的？」

「感冒，發燒，打針吃藥都不退，醫生說要澈底檢查。」

西醫就是這樣，診斷的過程有時很長，用各種方法尋求病源，然後才治療。而她的媽媽

就沒有經過診斷，更談不上治療了。人有時就那麼糊糊塗塗死掉，正如同糊糊塗塗活着一樣。

「你覺得哪裏難過？」

「都難過！住進醫院，被醫生東查西查，還有不難過的！醫生連照我八張X光片，明天還要給我抽脊髓呢！」

抽脊髓對病人很傷。雖然她信任醫生，但是她覺得這件事非同小可，除非必須做。

她不明白病情，無法表示什麼，只有這樣說：

「你和你家裏的人商量過嗎？譬如你先生。」

「我沒有先生。」

「對不起，我是說你的親戚朋友。」

「沒有人知道我生病。」

「你爲什麼不通知他們呢？」

她得到的只是一片沉默，於是她不再追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隱衷。

她覺得有結束對白的必要了，因此說：

「談話很累，試着再睡睡吧！」

「睡不着，你又不肯幫忙拿藥，這樣談談倒也好！」

她蠕動着換一個姿態，勢圖把她看清楚一點：「你站着累不累？」

「不累，坐了好半天，站站也好。」她故意說，正當這應該入睡的深夜時刻却在值班，還有不累的？

「做護士很偉大！你是自己決定的，還是爸爸媽媽幫你決定的志願？」

「自己決定的。」她突然有點感傷：『我媽媽早就不在了！」

「啊！」

呆呆張着嘴的形像使她依稀憶及媽媽去世前一晚的神態。那晚媽媽頻頻喊叫她，把她從夢中喊醒，她勉强走到媽媽床前，而媽媽什麼也沒有說，只是呆呆地張着嘴，她很不耐煩地返身離去，好像當時還埋怨一句：「沒有事喊人做什麼？」然後一躺下便睡得死死的。

如果那時能慰問媽媽幾句，是不是媽媽會活下去？至少她放學回家以後，不會發現房門反鎖着，當她跑到醫院時，媽媽已被送進太平間。

「工作忙不忙？」

「還好。」她知道她注意到她的憂傷而想轉變話題。媽媽！媽媽！她只哀悼那個不曾被她孝敬過的養育她的媽媽，至於她的生母，她雖然也曾思念過，那僅僅在媽媽在世而她發覺

自己並非親生時，以後她突然想通了，甚至她有點懷恨，那個對她生而不育的母親。媽媽！媽媽！爲了供養她成長，爲了爸爸嗜賭不顧家，終於積勞積鬱而早早離開世界。

「有男朋友沒有？」

「沒有。」

「如果你有個男朋友，一直對你很好，可是你忽然發現他又和別的女人來往，你會怎麼樣？」

她因突然的問題而深感意外，但她不能不回答。

「我……，」她愼重地停頓下來，也許這正是對方的癥結：「如果他眞心愛我，我會原諒他。」

「了不起！」對方乾笑了一聲：「我可不會像你這麼寬大。」

她沒有解釋並非她寬大，愛情是什麼？她還不十分明白，她能原諒一切，只是絕不能原諒一個嗜賭而不顧家的男人，正如她的爸爸。

沉默被一聲長嘆突破：

「我有個男朋友，當我第一次發現他和另一個女人來往，他否認，他解釋，但是我告訴他不能再有第二次。」

「結果呢？」她果然猜中了，這是她自己的故事。

「結果，」隨着簡單的語句做出一個快捷的手勢：「斬得一乾二淨，十二年的感情。」

十二年？她以爲她聽錯了時間，但是她顧不得追問，因爲她只顧驚奇一個人可以毅然放棄愛情的決心。

「你不後悔？」

「不後悔，我比以前快樂得多。可是，我的心在流血。」

她點點頭，視線突然有些模糊，她懂得這種滋味，媽媽去世以後，她每每思起，也有心在流血的感覺。

「所以你失眠。」她輕咳着，以冲淡她的憂傷。

「這麼多年，我一直失眠。」

「你說你和他認識了十二年？」

「整整十二年。」聲音緩慢而低啞：「如果說我後悔，我只後悔浪費了生命的最好一部分！」

最後附帶一聲嘆息，充滿無奈和哀愁的嘆息。

十二年，漫長的時光足可以使一個女人的青春褪色。幽黯的光線下，她看不清這個在傷

感的女病人究竟已蒼老到什麼程度，但是她可以分辨出來她這時已倦憊地閉上眼睛。

她悄悄觀察着她並沒有顯出任何異樣，才安下心來。至少這個女病人很堅强，沒有哭泣，連眼淚也沒有滴。

也許像她很多次一樣，眼淚滴在心裏。

她繼續靜靜站立着，等待她再度開口和她談說什麼，可能她會對她談起她爲什麼不和相戀多年的男友結婚的問題，這裏面一定有問題。

事實上每個人都有很多問題，她又何必好奇或者去猜想呢?病人常把醫生和護士當作訴苦的對象，有時適可而止，沒有誰願意在一個完全陌生的人面前露出所有的秘密。

她又替她輕輕拉了拉毛毯，她仍然沒有動。她不相信她睡着了，也許她正陷進回憶，或者正躲避回憶。

她倒要去仔細查查她的病歷，甚至明天她會犧牲一點睡眠，早些到醫院來，和主治醫生談談她的情況。

這個醫院的醫生雖然都是名醫，但有時也會忽略了病人的心病。

如果不是爸爸不務正業，忽視媽媽，如果不是她荒疏學業，敵視媽媽，媽媽卽使因忙累而患病，也不會突然不支而去世。

病痛有時不會，而絕望常會致人於死地。

絕望的情緒先腐蝕心理，再扼殺生理。

但願這個女病人不會的，她旣然有決心毅然擺脫了曾經糾纏了多年的感情，她也同樣會擺脫目前的病痛。

她慢慢向外移動脚步，小心地避免製造任何聲音。

費了好一陣時間，她才把病房的門啞然關上。

小劉還在打盹，突然之際產生的乏累的感覺使她心頭十分沉重，也許是她已無形中分擔了那個女病人的一部分沉重。

她坐下來，一時怔怔然什麼也沒有做。誰知道六〇七病房過一會兒是不是又按鈴？

冥冥定數

午睡起來，筱芬的心就開始不平靜了。其實算不得午睡，她只是躺了個把鐘頭，根本沒有睡着。她沒有固定的午睡習慣，只因爲昨晚睡得不好。立平也睡得不好，兩人談的是一件事，想的是一件事，而心情畢竟不同。臥房併排擺了兩張床，各睡各的，中間隔着兩三尺，彼此都盡量把動作放輕，可是誰都聽得見誰在翻來覆去。

公司是自己的，既然另有要事辦理，立平本來打算不去上班的，但是捱到十一點，還是決定到公司轉一趟。他不在也好，兩人面對面反而沒有話說。尤其在這個當口，更是各懷心事。在不知內情的人眼裏，這對夫妻客客氣氣的，眞是相敬如賓的標準夫妻，而他們兩人客氣得過了分，

總怕冒犯了誰似的，誰也不正視誰一眼。知道內情的人，自然明白兩人曾經相敬如兵過，然後演進到相敬如冰。

不論相敬如兵或是如冰，筱芬的日子也都掙扎過來了。如果是平時，她已約好三朋兩友湊上一桌，否則去西門町看電影什麼的，藉此排遣鬱悶和寂寞。這兩年她把事情看透了！好歹都要活下去，不必虐待自己。牛犄角鑽够以後，大有豁然開朗之感，她的手面變廣了，反正立平會賺錢，她省着不用，他倒拿給別人用！能拿金錢買點快樂總是好的，就算買不到快樂，也可以殺時間。她記得有位名家說過：青春都是被年輕人浪費掉的，因此遲暮的歲月更不足惜，越是盛開的花朵越容易凋謝。筱芬比起四十多歲同年齡的女友顯得老上好幾歲，過份歡樂和過份愁苦的日子都是女人駐顏的大敵。而不幸，這兩種情況筱芬都經歷過。

午飯也沒有心思吃，筱芬只想睡一覺，把精神恢復過來，好應付卽將面對的場合。不料心裏像有一團亂絲，從床上爬起來以後，頭反而昏昏的，脚也重重的，上午就那麼糊糊塗塗過去了，她眞應該到美容院洗洗頭的。她需要打扮打扮，至少看起來比現在年輕一點。

電話鈴使她在不備時嚇得吃驚，她的心加速跳，呼吸也緊了。都是這兩年落的毛病，血壓高。

接電話時她沒有想是誰打來的，以此刻的情緒，她希望靜下來，誰的電話她都不歡迎。

她提着氣「喂」了一聲，然後她從對方的回答聽出是周太太。

「筱芬，你怎麼了？」

「沒有怎麼呀！」她喘了喘，故意把聲調提高，她覺得心還在碰碰跳：「怎麼？」

「我覺得你的聲音不對，在睡午覺？」

「哪有心睡午覺？」

周太太聽出來她的語氣不對，急忙問：

「你正在忙是吧？接來了嗎？」

「還沒有。」她看看壁鐘，立平大概四點鐘回來。

「這兩天你得忙一陣了。」

「可不是！」她嘆了口氣，平時她覺得周太太是個很談得來的朋友，不過此刻她缺乏聊天的心情。

「我看你也別緊張，先有點不習慣，慢慢會好的。」

「我知道。」她也知道她是番好意，但是她聽不進去，她還有好多事要做，雖然她並不十分清楚她要做什麼。

「好，你忙吧！」周太太幸而很知趣：「我明後天去看你。」

掛上電話以後，筱芬才後悔不該這麼匆忙了，她忽然發覺自己正陷於無助中，需要向誰訴幾句苦。周太太是她經常訴苦的對象，因此有關她的事情她都很清楚。這個電話正代表她的關心，而她竟然淡淡地敷衍過去，實在太不應該了！

不過她相信周太太不會怪罪她的，任何人處在她的地位，都會有相同的感受。

她不能讓立平看出她仍然在矛盾失常，她答應過他，所以她必須笑臉相迎，重新整頓這個幾近破碎的家庭。在立平回來之前，她要再到各處看看是否已準備妥當。

她先服了一粒鎮定劑，是醫生開的。本來她的身體就不够健康，這兩年每下愈況，她也曾以死作要挾，甚至她想過眞的去自殺，但是她仍然活着，雖然這般無可奈何，有時也能自得其樂。

立平說過像鎮定劑之類的成藥，一半的功效產自患者的心理。她才不聽他那套呢！她早已不信他所說的任何話了。心理！他爲什麼不顧她的心理？他可知道一個女人的心只要被傷害過一次便不再完整了？

她這樣對立平不滿，但她的情緒並不激動，大概她已眞正鎭定下來，她的頭已不再昏，脚也不再重。時間無多，快點梳粧吧！

每次面對着鏡子，筱芬都好像很陌生，她總用古怪的目光細細端詳鏡中人。

幸而鏡子是天天必覽數遍的用具，否則對自己的變化不驚絕才怪！固然她也感嘆甚至怨恨鬆弛的皮膚上條條無法掩飾的細紋，但是那都並非一朝一夕形成的，除了心裏泛起一陣年華老去的悲哀之外，便急於動手用化粧品來竭力潤飾了。

手指蘸了一團粉底，往鼻樑一抹，筱芬便靜止不動了。這次她沒有看鏡子，否則她準會以爲自己看到了京戲中的丑角。靜止了好一會兒，她的手才慢慢移到目光凝視之處，把那張照片取在面前。

那張被她不經意扔在梳粧台一角的彩色照片，好端端的已經有折印了。折印顯然是經意製造的，將照片中的男孩面部折成兩段。小臉上的表情本來就一派嚴肅，特別是刺眼的陽光將兩道淡淡的眉蹙在一起；嘴閉着，增加一份無名的憂鬱。

筱芬用雙手對付着那條折印，盡量使照片恢復平整。

努力之下果然有點效用，小臉的嚴肅和憂鬱依舊，只是多出一種稚氣，最低限度這孩子看着不再像原來那樣可厭了，甚至添上一份可憐相。是她自心底油然而起的憐憫之情。

額頭，眉眼，那分明是立平的縮小型，正因爲如此，她才狠狠地把照片折了一條深印。以她的憤恨之强烈，沒有撕破就算好的了！此刻，她重新注視照片，竟然忘記了立平的存在，只單純地認爲這不過是個男孩，四歲左右的小男孩。

筱芬終於發覺抹在鼻樑上的粉底了，她翹起手指將白的一團向四周散勻，她的手指輕微地顫抖着，想控制却控制不住。手指顫抖的毛病也是這兩年才有的，每逢她情緒激動時便會如此。

現在她的情緒並沒有激動，而是由照片裏的男孩想起另一個男孩。甚至她產生一種錯覺，好像這張照片就是那個男孩的照片。孩子都有相像的地方，兩人最相像的地方是年齡，她離開那個男孩時，他也正是四歲左右。

媽媽！

她的手指不但顫抖，心也跟着顫抖了。定了定神，她才分辨出是隣家的孩子在叫媽媽，她竟以爲是叫她。她對着鏡子露出一絲慘笑，人眞糊塗！昨天的歡樂容易忘懷，而多年前的痛苦却又像就在昨天。

離開那個家以後，她確實很有一段時間不得安寧，因爲她無法從記憶裏抛開孩子的神情和呼喚聲。尤其看到同年齡的孩子，更牽起內心的隱痛。

最初，她還不覺得，偶而一陣思念，並不太深濃，因爲立平已整個將她的身心佔有，兩年苦戀，多少矛盾和掙扎，終於能長相廝守，自然不會顧及其他。不過她和她的前夫楊分手時，她也曾試圖把孩子帶走，但是楊嚴加拒絕，甚至咒罵過最惡毒的話，諸如你滾就滾吧！

楊家的孩子沒有你這種無恥的媽媽！

筱芬抓一張化粧紙輕輕抹了抹潮濕的眼角。好久沒有畫眼線了，她要好好畫畫。畫眼線也是向女友學習的，女友勸過她多打扮自己時已經太晚了，和立平作了十幾年夫妻，誰還會料到竟有什麼變化？當時她抛開一切奔向愛情，立平不是也曾再三說過這是一輩子的事嗎？

是一輩子！筱芬哼的用化粧紙擤了擤鼻子，雖然她也和立平吵鬧過要離婚，要尋死，但是她仍然活着，而且仍然和立平在一起生活。經過熱戰，冷戰，然後熄火，和平得多麼無可奈何。

如果早知有今天，當年她是不是會重新考慮？她的前夫楊便曾經指着她說：將來你會後悔的！她後悔沒有？兩年前立平東窗事發時，她眞後悔得要死！既然愛情到最後也會變質，又何必捨楊奔向這個男人呢？有一陣她恨得發瘋，想跟立平以及那個下流的女人同歸於盡；時間畢竟是醫治創傷最有效的良藥，她心上那個碗口大的爛洞已經結了疤，像開過刀的傷痕在天氣轉變時才發酸發癢一樣，現在只是留點絲絲隱痛。每次想起來她便長長喘氣而已，歲月不能倒流，既然已形成事實，越後悔越折磨自己，何苦呢？

而且她畢竟和立平有過美好的日子，那種日子不是楊能够給予她的。和楊的婚姻一開始便知道是錯誤，太年輕，太不懂事，婚姻決定得太倉促，完全沒有考慮到彼此的性格和各方

面是否投合。孩子出世以後，她也曾一度死心，打算今世就如此下去，却不意遇見了立平，平靜的河流突然掀起狂瀾，使她的生命整個改觀。

如果她不出去工作就好了！那時楊不斷取鬧，駡她居心不良，故意藉工作之名交結男友。其實楊最初不但不反對，而且鼓勵她作職業婦女，楊的收入本來有限，家裏增加一口人，每個月更緊湊，楊認爲她既然學過會計，不如找份工作。楊在這方面倒很民主，說是夫妻都上班的例子很多，用兩人的薪水支配家庭比較寬裕。那時孩子已經兩歲了，交給女傭也放心。初上班那段期間相當愜意，她的收入將生活改善不說，像是一株放置在陰暗牆角的植物移動到有陽光的地方，她感到由死氣沉沉而復甦過來，她的生活規律而愉快。不幸只維持了半年，然後立平便闖了進來。

筱芬扔下眼線筆，選了支顏色鮮艷的口紅。剛認識立平那年便流行顏色鮮艷的口紅，這些年之間，也曾流行過淡色的甚至淡得像白色一般，現在深濃濃之色又流行回來了。和立平又何嘗不這樣，由陌生而熱戀，進而平靜如水，最後又轉爲陌生。也可以說比陌生還要壞，彼此不再理會，不再關懷。雖然還住在一個屋簷下，還是夫妻。

難道這就是所謂的殊途同歸嗎？如果和楊不分開，今天的情形也不會比和立平更壞。至少她還有一個親生的孩子。

筱芬放下口紅，又開始拿起梳子整理頭髮。忍心置孩子於不顧，好像就是昨天的事，而事實上她現在每星期都需要進美容院去染額角一叢灰髮了。

那張照片使她陡然一驚，她的孩子可不像照片裏的孩子這般幼小，仔細算起來，二十歲，該是大學生了！

你應該給他生個孩子！

你給他生個孩子就好了！

事情鬧開以後，朋友們在責怪立平之餘，都有以上的惋惜。雖然大家是番好心，但她怨恨說那些話的人，生兒育女是天命，最初她和立平彼此享受獨佔的快樂，根本不願意有第三者分享或者破壞。以後她考慮到增添人丁也好時，却一直毫無喜訊，她也曾和立平談過這件事，而他抱着聽其自然的態度，並不介意。她很知道他不介意的原因，他的前妻已經爲他生過兩個兒女。從未生育過的夫婦也許會把無後視爲最大的遺憾，而她和他都曾經有過經驗，不再有對於渴望爲人父爲人母的新鮮感覺了。

由青年漸漸邁向中年，兩人組織的家庭平靜得難免寂寞冷清，但是她也有一份平靜的滿足，婚姻生活不就是這樣嗎？屬於一種細水長流的安適。

她早已認定如此，而他竟給予她一個晴天霹靂般的打擊，人不知鬼不覺地悄悄和別的女

人生了孩子！

筱芬注視着自己在鏡子裏的表情，她雖然已把最近剟短的頭髮梳整齊，她的嘴角却向下掛着，掛滿了沉重的恨意。

她眞的恨他！恨他瞞得那麼緊，等她發現時，孩子已經兩歲了！

筱芬不自覺地用梳子猛敲着梳裝台桌面，啪啪的淸脆響聲多少令她解點恨。她已經敲斷了幾把梳子了，不但如此，這兩年來她還發神經毁壞了不少家裏的東西。一切都不再被她放在眼裏，連生命都是多餘的。她越想越不能理解，和自己相愛相守的人怎麼可能暗中叛逆她？呸！死去吧！

啪啪的聲音停頓了，她向鏡中的難看臉色作一個笑容，試圖牽動下掛的嘴角，現在再想這些眞叫無聊！罵誰死，咒誰死呢？不都活得好好的？倒是她的心已經死去，她的感情已經死去，立平向她懺悔過，他的理由是經不住那個女人的誘惑，天長日久弄假成眞，想擺脫而無法擺脫。朋友們也紛紛勸慰她，說是天底下男人都那麼囘事，到了中年，有點地位和財富便花樣百出，這也屬於懼老症的一種，且看十多年的恩情份上給他一條生路。

筱芬把散亂的化粧品擺好，順便又看了那張照片一眼。在惡夢中打滾了兩年，想不到自己也會改變，本來她要一一置於死地的人，又一一放過了他們。談不上原諒立平，更談不上

恩情，但是她已經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緒，慢慢和他相安無事地和平共存了。那個下流的女人離開立平時，本來對孩子死不放手，但是最近為了已找到對象，主動央求朋友說項，把孩子還給立平，否則就要送進孤兒院撫養。

坐得太久的關係，筱芬站起來時身體有點搖搖擺擺的。說不出對自己的決定滿意還是不滿意，朋友們都以為她聽從勸解才答應把孩子接回家裏；尤其是她的好友周太太更以功臣自居。時間會沖淡所有的喜怒哀樂，但是誰都不明白埋在她心裏多年的回憶重新清晰地一再顯現，每逢想起她自己的孩子，她總覺得歲月停留未動，那孩子仍然是四歲稚齡。

如果非說她後悔不可，她並不後悔拋開她的前夫，而是後悔不該拋開她的孩子。

換好衣服，快四點鐘了。筱芬看罷床頭的鬧鐘，然後略帶蹣跚地走出臥房，慢慢推開甬道盡頭的房門。

房門開處，可以望見牆上貼的卡通圖片，一張窄窄的床，還有小小的書桌和書架，上面堆着不少嶄新的玩具以及幾盒包裝得花花綠綠的沒有拆封的東西。

筱芬用無神的目光遲緩地掃向由她親手佈置得整整齊齊的景象，她不禁又想起當年被自己遺棄的孩子。時光在她的感覺裏並沒有倒轉過來，只是她突然意識到命運却沒有放過她，讓她重新負擔起十幾年前卸下的母職。

難道這是她應該接受的懲罰？

一陣出奇的乏累使她將單薄的身體依靠在門框上。

接着她又勉强打起精神，立平快要回來了，帶着那個孩子。

那孩子會不會叫她媽媽？筱芬笑了一下，那抹十分悽慘的笑意已牽不動下掛的嘴角，媽媽，一個即將垂垂老矣的媽媽！

也許這是冥冥中的定數吧？

高處不勝寒

也許是心理作用，車剛駛向仰德大道，氣溫便降低了。雖然是上坡，佳靈也漫不經心地踏着油門，左手肘洒脫地支在車窗邊沿上。這條路她太熟悉了，何處轉彎，何地角度仰斜，她都一淸二楚。可惜不是在國外，否則她眞想開一輛敞蓬車，以最大的速度讓頭髮和絲巾都隨風飄起，好帥好帥！而臺北多灰塵，多雨，尤其山居更濕。佳靈忽然嘆了口氣，總存着這些不着邊際的幻想，思潮可以任情飛揚，生活却把她緊緊綁在狹窄的圈子裏。

常聽人說一上山，耳朵便嗡嗡作響，像搭乘飛機一樣。最初佳靈也如此，現在已經習慣了，透過道旁的叢林，她望見被她抛在下面的臺北市區，越抛越遠。自然也有

很多人羨慕她那所高級住宅，只論這樣整潔的大道，在臺北實在罕有的可愛，葱綠，淸幽，眞比混混濁濁的市區涼爽得多。佳靈並不每天下山，雖然她還年輕，但是她也不欣賞山下的滾滾紅塵。每次她由山下返回居所時，總有駛向古刹的感覺。

才五點鐘，林蔭夾道，已似黃昏。福音站，白雲山莊，國民學校，都是重要的目標。雖然是上坡，車速未減下四十，却仍然有一輛計程車唰的從後面超過去。佳靈不願意超車，除非遇見冒黑煙的巴士或者大貨車用一檔吃力地邁牛步。欲速則不達正是這條大道常出悲劇的寫照，佳靈目睹慘劇，雖然她並不重視生命，可是她也不願遭遇不測。每逢假日，來來往往盡是車輛，顯得十分熱鬧，多少市民上山尋春賞花，想當年她也曾參加過那種行列，和李携手搭乘公共汽車。現在一切都隨着時光遠颺了！她竟遺忘了當年的興致勃勃，而奇怪爲什麼會有這許多男男女女和她的心情如此相異？

今天不是假日，山道一片寧靜，佳靈輕踏刹車，望罷前面，又望望後照鏡，接着緊打方向盤，轉上左邊的岔道。

岔道窄而傾斜，佳靈的車衝力很大，猛加油門便駛上去。這一帶疏疏落落的都是獨幢別墅。車駛至盡是叢林的高處，一長一短她輕輕撳了兩次喇叭，黑鐵門卽刻被打開了。

兩個車位全空着，明知道德天不可能回來在她前面，她仍然趕早回來捕捉渺茫的希望。

停好車，拾級而上，這座由名建築師設計的住宅頗有風格。佳靈懂得一點藝術，却不是行家，德天則一竅不通，尤其他一直在商場打滾，弄得滿身俗氣，除了鈔票，不再有別的。

展示出整個市區的大客廳空曠如舊，三面落地窗透進來那抹夕陽餘輝顯得格外蒼涼。佳靈瞥了一眼首先亮起的點點昏黃燈光，便匆匆往臥房走去。

「太太，先生回不回來吃飯？」

佳靈沒有回頭，懶得理會女傭在身後的問話，她覺得女傭好像誠心和她作對似的，越引她心煩越要照例問她。

「先生回來不回來吃飯？太太。」

「回不回來，我都要吃！」她以冰冷的語氣對待女傭的不知趣。

其實，又何必遷怒於人呢？要怨要氣應該針對德天才對。

德天昨晚是幾點回來的？至少也有兩點鐘了。而她剛剛睡着，雖然心裏有火，也沒有力氣責問他什麼了，何況他事先曾打過電話告訴她遲歸，為了陪伴生意上的外國朋友。對於他的精神之旺盛，她眞不能不佩服了，算起來沒有睡幾小時，等她醒來時，他早已悄悄起床，一切整理就緒，八點鐘便開車下山了。

而她，就這樣到市區轉了一趟已大有疲勞之感。沐浴解乏，雖然她對德天不滿，但是她

仍然需要給他個新鮮的印象。沐罷浴，她有足够的時間，重新化化粧，換一件考究的家居長袍，然後又抹幾滴「嬌愛」。

平心而論，德天還算是個負責的丈夫，經常在午前打個電話給她。也許是她過份挑剔了，希望他能和她多談幾句，但他總是忙着收線，不是另外有電話等他，便是有人要見他，最後他會說一句：回家再談吧！回家！誰知道他幾點鐘才能回家？業務上的應酬那麼多，有些早經安排，有些是臨時的，雖然她找他吵過也沒有用。連她的母親都常勸她，男人不能不顧事業呀！

離開臥房，天已黑下來，佳靈經過書房時，走進去把枱燈扭亮。德天這張書桌眞威風！壁上也排滿書籍，都是那個建築師朋友爲他安排的，一些臺灣翻版的洋文書，一套大英百科全書，一套故宮名瓷名畫，一看就知道是在作裝飾，不是爲閱讀的。

德天平常忙碌，回到家裏最需要的就是休息，有時遲歸，幾乎沒有洗浴的力氣。佳靈倒是喜歡看小說，不過那也是在作學生的時期了，婚後現實生活扼殺了幻想，哪裏還有心情看小說？雖然她的時間剩餘得很多，却不能像以前抓一本小說便廢寢忘食，非一口氣看完不可，至多零零星星翻一翻畫報和雜誌。她分明知道人越活下去越變得俗氣，想改善，却好像已定型，不知從何處下手改善起。

德天的大書桌自然也是作裝飾的，他從不在家裏處理事務。這點很洋派，把工作和家庭分得開開的。不過他在家的時間太少，又不像西歐國家每年有固定的假期，即使出國，仍然爲業務而已。

亮起燈光的目的，除去準備迎接德天隨時進門，同時摒除房子太大的空洞感覺，佳靈有時認爲自己愚蠢不過，爲什麼聽從德天的話搬到山上來呢？這幾年德天的事業一帆風順，說得通俗一點，也可以稱爲暴發型的企業家，一年年臺北市繁鬧得影響了家居的安寧，德天很有遠見，早就買下這一大片將近兩千坪的土地，以他們的經濟能力，蓋一所別墅享受享受並不算奢侈，本來打算偶而居住幾天的，不料德天却堅持把家搬到山上來，德天有賺錢的頭腦，而且有辯才，佳靈也奇怪當時她怎麼會被他說服的？山居之初，確實頗有新鮮感，時間一久便不對勁了，她畢竟還年輕得不能離開人羣，雖然她的母親也來山上陪伴她。

書房隔壁兩間套房便是佳靈的母親住的，不過現在空着，母親年紀大，照說應該安於幾乎與世隔絕的幽靜才對，實則不然，山上潮濕，關節炎容易犯是事實。但她知道母親也怕這種古刹般的生活，老人更不耐寂寞，寧可放棄舒適的巨宅而住在大女兒家。

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狀態有時很難說，像佳靈的母親和她的姐姐有幾年幾乎不相往來，開始爲了反對姐姐的男友，父親去世以後，由母親辛辛苦苦將兩個女兒撫養成人，並且都受過

高等教育，生活會逼迫人變得現實，母親希望姐姐嫁個有經濟基礎的丈夫，不幸她結交的男友只是個教員而已，姐姐婚後確實吃了不少苦，於是常被母親拿來作警惕：看你姐姐大學畢業有什麼用？還不是在家燒飯洗衣服，比佣人不如！

母親的話一點也不假，姐姐可不是經年布衣粗食嗎？年輕輕的便被折磨得膚乾髮枯，看起來像比實際年齡大上十歲。堅忍有時也會使貧瘠的土地結出果實，漸漸地在節儉中善於安排，竟然也買了一層小公寓。姐夫除了任教，還兼寫點文章，一家人其樂融融，過得相當適意。每逢領到薪金，姐夫原封交給姐姐，由姐姐自由支配，前年添冰箱，去年買冷氣，今年彩色電視機。姐姐又是烹飪能手，把母親伺候得週週到到的，難怪母親願意居住在姐姐那裏。

佳靈順手把門打開，窗子關着，久未住人，房裏一股潮濕的氣息。山上就是這樣，建造這所住宅時雖然採用了防濕措施也不生效。佳靈沒有開燈，却仍能看得出這間起居室的設備，精細的紅木家具是訂製的，羊毛地毯有一吋厚，還特別安置了一座遙控的二十六吋彩色電視機。她敢說這兩間起居室和臥室相連的面積大過姐姐家的全部，而母親却偏偏堅持下山，對鴿子籠感興趣。

佳靈氣鼓鼓的把房門關上。以前她一直認為母親冷淡姐姐，寵愛她，現在她突然對母親

怨恨起來，甚至她認爲是母親害了她。

佳靈踽踽地走向客廳，經過巨大的壁鏡時，她很欣賞自己穿的拖地綉花長袍的側影，特別因爲她將鬈髮用絲帶紮了個結，覺得自己頗有皇后的氣派。可憐她只是一個寂寞的皇后，既無臣民，她的君主也沒有伴於左右。

德天應該回來了，倘若他不回來吃晚飯，也該打個電話，免得她枯枯守候他。其實她並不重視這餐晚飯，她不餓，在山下的女友家用過點心。如果德天能及時回來，自然又另當別論，不餓也吃得下。如果母親在也好一點，至少有個人談談話，母親雖然上了年起，却能說善道，可以製造出熱鬧的氣氛，而她竟到姐姐家錦上添花去了，眞氣人！

佳靈氣母親的地方還不止此，最氣的是當年不該干涉她的婚姻。

伸手從長几上取了一支煙，佳靈沒有吸煙的習慣，偶而在百無聊賴時才點一支解解悶。好像是一轉眼的功夫，落地窗便鑲滿了夜景。也許就是這片燈海燦爛的夜景吸引住她，才使她答應德天山居的。最初站在這裏，她確實有皇后的尊貴感覺，閃閃燈光像無數的珠寶洒在她脚下，眞如整個的臺北市都是屬於她的。一堆堆紅寶石，一團團黃玉，一串串鑽石，一顆顆藍星石，一粒粒翡翠，還有紫水晶、珍珠、琥珀和瑪瑙，有層次分明的排列組合，也有混雜在一起爭彩奪光，尤其站在這豪華和宮堡的大客廳遠眺，更使她感覺山下是人間，山上

是天堂。

一切美麗的事物失去新鮮以後便變得平淡無奇了 。雖然偶有造訪的朋友仍舊會驚羨不已，而對佳靈來說眼前的夜景只不過是一幅呆板的壁畫。她已經不再有好奇心研究何處是中山北路，何處是西門町了。

佳麗噴了一口煙，惟一值得她探測的是德天那座業務大樓的方向。她移動了一下脚步，然後又靜止下來，她原想給他打個電話，但是現在已經不是時候，公司不可能有人在了。下午她在市區便打過電話，却沒有找到他，秘書說他去洽談業務了。可能他沒有再回辦公室，否則秘書告訴他以後，他會打電話到女友家找她。

也許他正在回家的路上，六點多是交通最擁擠的時刻，尤其中山北路那一帶，有時綠燈亮後，才移幾步便又換上紅燈。德天曾經為此再三埋怨過，每次她聽了便趁便說不如搬回市區，只是她這樣一提，他反倒緘默不語了。當然他贊成山居，他可以自由活動，却把她綁得死死的！

佳靈混着嘆息噴着煙，夜景是一幅呆板的壁畫僅僅是她不愉快的感覺罷了，其實如果仔細留意，可以看出靜中有動。現在遠遠的就有一團閃閃的光亮傾斜上升，不知是哪家航空公司的班機離開松山機場的跑道，飛向何處？也許是往香港的航線，也許往新大陸。差不多每年

德天都帶她去旅行一趟，美其名旅行，實際和業務有關，德天也不能總陪着她，弄得她興趣缺缺，雖然給她大把鈔票選購衣飾，但是在國外她總希望變化的生活有點情調，於是她也失望了。

靠近飛機起飛的地方，燈光遙遠而稀落，應該是姐姐住的新社區。佳靈很喜歡那一帶，馬路寬濶，環境寧靜，她建議過德天搬到那邊，德天却否定了，認爲那不是高尚住宅區。陽明山可眞高尙！至少夠高，高處不勝寒，高得可以俯視全臺北。德天倒聰明！讓她高高在上，自己天天鑽入紅塵裏，誰知道是不是在渾水摸魚！

佳靈哼了一聲，手一抖，煙灰被震落了，落在米黃色的地毯上，她看也不看一眼，反正有淸潔女傭打掃。卽使把地毯燒個洞她也不在乎，德天有錢，只要她眉毛一動，他便會找人把整個地毯換新。他好像什麼也不懂，只懂拿鈔票討她的好。他好像什麼也沒有，能給她的只有鈔票。

儘管這是個「人爲財死」的現代都市，大家時時全在動腦筋賺錢，而金錢對她已不再重要。最初也沒有重要過，不，如果誠實檢討，最初對她不見得完全不重要，否則她也不會棄李而選擇德天。李和她說不上是青梅竹馬，但是他們作過幾年鄰居，他們年齡相彷，不同校，却都是讀文科的；她對他有感情，但不及他對她的感情那樣深厚。如果德天不出現，

可能她就和他結婚了，而德天像是神差鬼使，突然相遇，雖然年長她將近十歲，但是他人瀟洒，手面又大，當時她並沒被打動，她的母親却被打動了，一再積極地勸導她，特別拿她的姐姐作警惕，嫁鷄隨鷄，如果捨德天而嫁給李，便會過一輩子淸苦的日子。

大概那時太無知吧？竟聽信了母親的話！佳靈熄去煙蒂，一陣疲乏，她廢然地跌坐在那張寬大的沙發裏。婚後生活就像這種樣子，德天工作能力强，以乘法的跳動在運用致富之道。相對的，財富越多，夫婦相處的時間也越少，於是她眼前所見的，四周所包圍的，都是鈔票。

佳靈手托着腮，兩條腿搭在脚凳上，仍然可以一覽無遺山下那一大片密密疏疏的燦爛的燈光。此刻她突然忘懷了對德天的盼待，竟惦念起早已失去聯繫的李了；倘若她和他結了婚是不是會比現在幸福得多？就像姐姐當初也曾經渡過苦日子，終於熬出了頭，住在小公寓裏，粗茶淡飯附帶着天天團聚的樂趣。她多麼嚮往如姐姐那種薪水階級的生活，每到月底從丈夫手中接過來薄薄的薪水袋，細細安排油鹽柴米。她甚至羡慕有搭乘公共汽車的機會，找個假期到陽明山郊遊，不必像這樣每天都沒有着落一般封閉在這座大而無當的皇宮裏。雖然偶而正式宴客時，備受衆人的讚賞，但是於事實無補。一年之間難得宴幾次客，平時住在市區的朋友嫌路太遠，都不願意上山，卽使從國外回來的朋友也覺得不方便，儘管她力表歡

迎，也寧可住市區的旅舘，因此那間豪華的客房一直空着，反而使這所古刹般的巨宅更顯得曠蕩蕩的。

「太太，現在開飯，還是等先生？」女傭這時又不知趣地走到她身後來請示了。

她回頭掃了一眼，不是掃女傭，而是針對牆角那座很有氣派的落地大古鐘。

「才七點！再等半個鐘頭。」

女傭退去，佳靈仍然倦坐在寬大的沙發裏。表面她仍然一片沉靜，就像眼前那一大片燈海一樣，然而靜中有動，她的心情正在起伏變化不停。她後悔的事很多，但是現在最後悔的是沒有接受女友的挽留而及時趕回家作渺茫的等待。

突然她移動着身體，更換一個振作的姿態。這是她臨時下的決心，只要到七點半他還不回來，她便開車下山。

她也要給他點顏色看！雖然她還不知道她下山的目標何在。

冶遊

貼着女性側影標記的門，忽的被她推開了。目所及處，沒有人。她對着盥洗臺上的大鏡子望了幾眼，日光燈就這樣討厭，把臉照得很蒼白，還不滿十八歲呀！看起來倒像個老女人，比田姐的年紀還大。

田姐大概三十出頭了吧？笑死人！還冒充大學生呢！一朝是大學生，終身都是大學生。

田姐在商專唸過一學期，跟她一樣，五年制的，誇張成大學生。先是自己吹，以後人家吹。她並不希奇這個頭銜，最初還有點不自在，可是田姐說社會愛慕虛榮，揹着大學生的招牌會受益無窮。

田姐比她有眼光，比她有經驗，也比她會賺錢。現在已經身爲咖啡店的領班。

再過十年，她能不能也有田姐的局面？她聳聳肩，向蒼白的鏡中人作個鬼臉。管得了那麼多！日子對她都像是租來的，用不着愛惜，今年還不知道怎麼過完呢！

旋風一般，她轉過身走向那排隔間。媽的！這家飯店出名的豪華，氣派又大，出入的女賓也個個外表考究，可是用抽手馬桶連手都懶得動一下。她連看了兩個都是骯髒的，索性打消方便之念。其實她走進洗手間，主要爲了整整容貌，外面風大，吹亂了頭髮。

只看她那直直垂在肩上的長髮，很有點學生味道，化裝不濃，只塗了點眼影。服裝也普普通通，穿了套牛仔，涼鞋，她有美好的脚型。

她從皮包裏取出梳子，嗶嗶理了理頭髮，油亮的頭髮根根服貼地垂落着。青春的標記。抿抿嘴唇，又挑起手指順了順眉毛，然後她忽然想起來什麼，急忙掏着皮包，最後掏出一個小瓶，打開蓋，往耳邊塗抹着。

本來她不用香水的，敏敏說香水是女人的靈魂。自然敏敏比她老練得多了。收起小瓶，這瓶香水還是敏敏送給她的，敏敏混在這行已經變成職業性，她只是玩票，多少還有緊張和害羞之感。

去他媽的緊張和害羞！撕破了自尊的表皮，都是一團爛血肉而已。她的自尊兩年前被人撕破的，從那時起世界變了顏色，像敏敏說的，什麼愛不愛，只要拿錢來，管他誰都一樣。

把頭髮一甩，她像負氣一般拉開門走出去。

廣廳來往的人多起來，盡是觀光客。敏敏接過外國人生意，她不敢。儘管她已經覺得自己够爛的了，但是她仍然有不敢的事情，譬如她回家還要裝得乖乖的。就是此時她也裝乖，目光直視，滿臉無辜，不知情的人還以爲她來看什麼人呢！

田姐告訴過她，萬一遇見熟人，就說是來看叔叔舅舅，或者說來應徵工作的。想當年田姐就上過應徵工作的當。也不能算是上當，兩廂情願，一個巴掌不響。

進電梯和出電梯都沒有遇見熟人，甬道上連僕歐都沒有遇見。六二八，甬道的盡頭，很僻靜。倒是眞會選！拐彎就是太平門。

脚步停下來，敲門以前喘了口氣。田姐對她不放心，要她把號碼寫下來，她假裝答應，心想自己又不是七老八十了，難道連這麼簡單的事還記不得？不過也難說，兩年前是受到那個烏龜王八的騙以後，好一段日子她失魂落魄的，最嚴重時幾乎連回家的路都記不得。

想那些幹嗎？那段生命已經死了，現在復活過來的是另一個人。雖然某些部份並沒有復活，已經死得很澈底。

敲門，敲得輕輕的，她要半低着頭，斯斯文文的，十足像個女學生。

隱隱聽見裏面有人應。手轉門鎖，轉不動，大飯店的門都有關上即鎖住的設備。

「進來。」這次那個陌生的男聲擴大了，顯然他也忽略了門鎖從外面轉不開。她只好再度敲門。

門終於開了，開成一條縫，昏暗暗的，只看見半片亮亮的黑邊眼鏡。

眼鏡一閃即逝。她猶豫着，原來是個老傢伙！

雖然心裏涼涼的，但是她並沒有退却，管他是誰呢？她的目標不是對人，是對鈔票。不用本錢的生意。一次她可以淨賺兩千元。臺北的生活程度這麼高，每天只計程車費就不得了！雖然表面她還裝窮，每星期向家裏要兩百元零用錢，兩百元够幹什麼？笑死人了！

像旦角挑簾登場一樣，她一鼓勇氣，推門進去。

靠在門背後，她站立了刹那。昏暗的房間，只開着一盞燈，坐在燈下看報紙的那個人還不算太老，但是確實戴了一付眼鏡，老花鏡。

頓然間，她眞的緊張起來了。她想到在燈下看報紙的老爸。

那人也在緊張，却故意裝得十分鎭定，手拿報紙不過在作姿態，他並沒有看進去。他來幹什麼的？這是看報紙的地方嗎？呸！

她不再緊張了，甚至有點鄙夷他。她半低着頭，用眼角斜視着打量他。五官長得還端正，如果不是此時此地，他眞會被她誤認爲是個正人君子。狗屁！買歡的男人有什麼好東

西？儘管出高價，住大飯店，仍然是衣冠禽獸而已！最初她恨盡天下的男人，以後她鄙夷他們，雖然她爲賺錢而爲之，但是除了賺錢還有報復的快意。

那人的鎭定因她的靜止而動搖了，他放下報紙，目光朝向她。她又想起當她同家時老爸的反應，於是她的表情格外像個女學生。

那人彎身站時來，動作緩慢。他的雙鬢微微花白，頂髮被燈光照得有點稀疏，畢竟中年了，有沒有五十大幾？腹部微凸，背肉厚厚的。她暗暗反胃，田姐招待她吃的蛋糕奶油太多。趕快黑燈吧！黑暗是她的庇護神。

「請坐，請坐。」

她拘謹地被人讓在對面的沙發上。一開始，總是這樣尊重她，露出一付貓哭老鼠的假慈悲。全是一丘之貉。最初那個死豬八戒不也這樣連哄帶騙，使她不覺入甕的嗎？

「小姐貴姓？」

「梅。」她胡亂回答，心裏直在駡三字經。全是廢話！幹這行誰會說自己的眞姓？

「梅小姐。梅，倒是很少有的姓。」

那人倒會自圓其說。不過接着又是陳腔老調，問她讀哪個學校，學什麼的，幾年級。她細聲細氣地憑情緒對答，反正準備了好幾套，不會有什麼破綻，這些臭老男生出來玩就玩

吧！還要玩大學生，不要臉！比女人還虛榮。

「好極了！梅小姐，今天能和你作個朋友。」

作朋友，誰不懂？看他雖然沉着，但是事先已一切就緒，外套和領帶取掉了，而且換上了拖鞋。這個豬八戒不知道有怎樣的身家？是幹哪個行當的？大概還有點水準，要不然為什麼挑大學生？

管他媽的！關上燈都一樣。趕快！老娘拿到錢好開路。

這次她主動開口了：

「對不起，我可以用用洗手間嗎？」

「請！請！」

她習慣性地把皮包留在座位上，皮包裏故意擺着兩本書，好作身份證明物。眞正屬於她的那一套存在敏敏的住處，回家時她要換上。她確實是個天才演員，一年多了，家裏還沒有發現她已經退學，每天在外面遊蕩。如果她的生母還沒有去世；如果父親不那麽怕她的繼母而對她多關心一點；如果她的繼母不每天坐在麻將桌上，對她不那麽冷漠，也許情形會不同，至少她不會感到像迷失在茫茫大海中，抓住一塊浮木便以爲靠了岸，結果被那個死王八騙得好慘！私奔，多麽可愛的名詞，她以爲從此可以離開令她窒息的家，任意飛翔了，卽使

名處打流，也有意義得多！而結果那個王八竟自己私奔了，躲避着她，不再露面。

不要臉的騙子！天下還有這麼壞的男人。以前她覺得最壞的男人是她老爸，她一直爲媽媽委屈，嫁給一個變節的丈夫。別看她老爸外表一付老學究樣子，媽媽去世不到一年，他便再婚了。等到她的生命裏眞的出現大騙子，她才發現她的老爸在男人中間並不是最壞的。

正在浴室外面等待她的老傢伙也不算最壞，至少他沒有騙她，她應召而來，他付給她錢。固然這是一種見不得天日的勾當，但他也有他值得原諒的地方，譬如他沒有結婚，或是死了太太，偶而找個女人取取樂什麼的。以他的年紀推算，他不會像她因爲失落才墮落的。

胡亂淋淋浴，時間越快越好，她不能回去得太晚，她的後母雖然冷待她，碰到輸了錢，也會在她老爸耳邊說她的壞話。

打開浴室門，外面竟已黑成一團，藉着浴室尚未關閉的燈光，她可以望見他在床上蠕動。

「把燈關上！」那聲音急促而嚴肅，她不由得一顫，同時不由得接受了命令。

她呆呆地站立在黑暗中，恐懼感油然而生。有時羞恥心使她怕見光亮，對方却偏偏喜歡光亮，好像誠心捉弄她。今晚該不會見什麼怪物吧？連一盞小燈也不留。她明知這是大飯店的房間，而她竟如同進入黑森林裏，甚至她想起電影或小說中的謀殺案了，雖然剛進門時這個老鬼給她的印象並不兇惡，但是這麼紛亂的臺北，誰知道一個陌生人會對她耍什麼花

樣？

「來，梅小姐，請過來。」這次聲音溫和多了，而她的視線已多少能適應黑暗。她下意識地將雙手以摸索的姿態伸出來，向前慢慢移動時已不再寸步難行。

黑影從床上躍起，緊拉住她的手。那雙手冰冰的，掌心在出冷汗。當她在他的支配下躺定以後，才覺得自己十分可笑，她爲什麼恐懼呢？恐懼的不是她，而是這個陌生的老男人。她雖然看不見他的表情，却感覺到他在發抖。

他的繼續出冷汗的手還在發抖。他的手像昆蟲的觸角，伸伸縮縮，好像她身上帶刺似的。固然她鄙夷粗暴的男人，但是像他動作如蝸牛一般，也使她不耐煩。

這人究竟怎麼回事？先把房裏弄成黑得像地獄，然後又遲遲不進展。斯文在此刻並非好事，她這時反倒寧願對方是個撲羊的餓虎了。反正最後的目標只有一個，惺惺作態只會使她更厭惡。

任時間緩緩熬過，眞急人！她好想大喊一聲，他媽的少裝僞君子慢慢在這裏磨洋工！但是她不能。她沒有忘記自己的學生身分，她要裝得未經世事，必須害羞。既不能罵粗話，也不能表現得很老道。

她總得想辦法，施一點小技，好讓他的行動變積極。

果然，如同蒼蠅見個蜂蜜，他終於振奮起來。

她偏過臉去，心裏十分厭憎地詛咒着，詛咒他的濁惡呼吸，詛咒他的動作可鄙。除非她即刻一躍而起，狠狠打他兩個耳光便拂袖而去，否則她只有忍受着任他割宰。

「快點，好嗎？」

她以爲她這種羔羊般的低柔央求聲足以把他打動，以前她也曾試用過，並且生了效。而這次情形相反了，她的話聲竟然使將要登陸的颱風轉變方向，她不但沒有盼望到他奔向目標，反而刹那之間風平浪靜了。

他癈然倒在一邊，靜止下來，深深喘息着，像蛻皮的蠶。

她暗暗驚奇他的驟變情緒，長時間在黑暗中已經恢復一部份視力。迷迷矇矇的她可以看到他的輪廓，她幾乎記不起來剛見他時的印象了，尤其他已取下來眼鏡，更像另一個人。管他媽的這些呢！什麼人對她都一樣，應付完畢，拿錢滾蛋就是。

「怎麼了？」她輕輕碰了碰他，低聲下氣地表示自己很委屈。

「沒有！」他長嘆一聲，伸展着四肢，然後用手拍拍她。他的手仍然汗膩膩的，只是已不再發顫。

這個臭男人眞難鬬！別看表面斯文，心裏不知要什麼招式，倒不如直來直往的魯莽漢

子，痛痛快快地銀貨兩訖。

「生氣了？」她只好撒嬌，還不是爲了他媽的鈔票。

「沒有。你催，嚇我一跳！」他又在長嘆，也可以說是長喘。

「人家不敢太晚回家。」她故作嬌弱。

「對不起，那你早一點回去吧！」

「你——？」她對他的態度深感意外，但是她聽得出他很平靜。他已恢復正常，像個正常人。

「沒有關係。我不願意你回家有麻煩。」

他的語氣告訴她，他不是個壞人，他也暗示讓她放心，她會得到她應得的報酬。

只是行有行規，她不願無功受祿。

「現在還早，我可以再陪陪你。」

終於再度發出颱風警報，却不意在登陸之前又遠颺於他方了。

她抑止住內心的煩躁。非向田姐訴苦不可！怎麼給她找這麼一個沒有用的老鬼！

「這次我可沒有催你。」

「我知道，」他的聲音猶如垂死：「是我自己心裏有壓力。」

那還不是因爲他記住了她催他的話！眞他媽的驢！白活一大把年紀，一點也不老道。

沉默了一陣，他忽然理性地表白：

「我剛才在說糊塗話，人太興奮就會糊塗。我們靜靜躺一會，隨便談談也很好。」

「好。」她只得答應他，她覺得他很可憐，可憐得像隻被閹的老公雞。

而且她覺得這人很病態，雖然她覺得所有的男人都病態。至少找她的男人。

「你，常找小姐嗎？」她忍不住問他。雖然她不是醫生，但是他是病人，一個無聊的、犯獸性的病人。

「不，不常。」他突然用怪聲笑笑：「這是我第一次找。」

所以他緊張，感到有壓力。原來缺乏經驗。不過他的話無法使她信以爲眞，不能相信男人。

「你結婚沒有？」

她沒有聽見他的答話，卻看見他深深點了點頭。

「太太不在臺北？」

「在。」他木木然，像個笨孩童。

「你和她感情不好？」

「沒有。」他提高聲音在抗議，接着頹然歪着頭，呼吸類似唏噓。

「那你爲什麼出來找別人？」她非常好奇地盡量把聲音放溫柔，讓他認爲她不是在責備，而是在安慰他。

「不，請你不要問我！」他急促地拒絕。

「你不是說我們隨便談談嗎？」她伸出手拍撫着他，彷彿她比他年長許多：「有時候話悶在心裏很難過，找個人說出來會好一點。」

「有的話沒有辦法說！」他索性把臉埋在她肩上，好像尋覓到避風港。

「你還愛不愛你太太？」

「愛。當然愛。」

「她對你呢？」

「一樣愛。也許是愛得太過分了吧？」他斷斷續續地像在自言自語：「我覺得我一直被她綁得一動都不能動。她處處管我，干涉我，讓我起反感。」

「所以你才造反。」

「有可能。尤其我最近身體不大好，常常會覺得來日無多，可是她還是管着我，一點也不放鬆。如果我明天死掉，我這輩子眞活得太寃枉了！」

原來他在報復！正如她在報復一樣。他報復的原因是得到的太多，她報復的是失去的太

多。她沒有想到自己是否錯誤，但她認爲他的臨暮失節的行徑眞够荒謬的！

她不再覺得他可憐了，相反的她覺得他很可鄙，因此她更鄙夷男人，特別在此刻，她認爲自己鄙夷男人確實有道理。

只是在表面上她必須繼續敷衍他。但願今晚早一點被釋放，然後和敏敏在一起，痛痛快快大駡男人一場，好消除去滿心怒氣！

小夫妻的娛樂節目

嘮啪！嘮啪！驚人的響！明知道是椅座旁邊的空汽水瓶被撞倒了，電影院那麼大，那麼多人，那麼多聲音，但是汽水瓶倒地還是極其刺耳難聽，尤其他和她好久不進電影院了。雖然那聲音在以前是熟知的，但是現在聽起來竟都吓了一跳。她更感覺到抱在手裏的孩子身體抽動了一下，撇着嘴想哭，却被她連連搖哄着，沒有哭出來。孩子對這高大的電影院內部瞪着圓圓的眼睛，那種眼神如同進入迷宮。可不是嗎？這孩子已將兩歲了，却是第一次到電影院來。

頂燈半亮半黑，正在放廣告片。他走在前面，身體斜斜的，一方面注意脚下的臺階，一方面顧到她的安全，彷彿他們是登

山者，抱着孩子更像在逃難。週末的西門町到處都是人，特別因爲上演好影片，擁擠不堪，能買到票已經不容易了。自然來看這場電影可不是卽興曲，兩人討論了多日才下決心的，本來打算在外面吃小館，但是又覺得太浪費，不如節省一點錢坐計程車，因爲抱着孩子從中和鄉擠公車太不方便。爲了趕時間，提早吃晚飯，然後兩人打扮得整整齊齊的。週末看電影對他們說是件大事，像參加重要宴會一樣，連孩子也穿上漂亮的新衣，爲了帶不帶孩子同行，兩人也討論了很久，必要時可以把他寄放在隔壁鄰居家裏，他們也覺得公共場合不衞生，孩子又看不懂電影。但是兩人再三討論都覺不忍，一來孩子很健壯，不會傳染什麼疾病，其次他們的娛樂孩子也有權參加一份。坐計程車時，兩人都興高采烈得很，平常排隊搭慣公車的，偶而坐一次計程車相當威風，孩子更深感新奇，左右觀望着，手舞足蹈地啊啊呀呀發些不成語的話聲。到達電影街以後，眞是萬頭鑽動，電影院售票口已排長龍，兩人並不洩氣灰心，反正這場電影是看定了！他去買票，她則抱着孩子陪站一旁，孩子好重，又不肯安寧，票買到時她的胳膊已經好酸了。他知道她辛苦，要換班接手，而她拒絕着，她覺得男人抱孩子不是那麼回事，萬一碰見熟人，他會不好意思。

電影院客滿，領票小姐不知是忙，還是偸懶，他們站在入口處好一會，只得像別人一樣，逕自去尋找坐位。長時間不進電影院，而且這家重新裝修過，找坐位需要好好摸索一

番。如果是她買票，她會買樓下，而他却買了樓上的，票價貴就貴一點吧！反正很難得，這兩年他覺得她眞够委屈的，他的收入有限，使她必須處處盤算，今晚旣然決定娛樂，就索性豪華一次吧！

如果坐樓下，可能不會這麼困難了，雖然臺階上有燈光一層層註明排數，高一脚、低一脚地向上邁很費力氣，而且他們排隊時已經處於劣勢，雖然買到了票，却是靠後又比較偏邊上的位子。終於找到那一排了，對照之下絕無錯誤，他才向已坐定的觀衆說了聲對不起。本來他們擠進去並不困難，而多了個孩子就麻煩了，面積一大，使別人不能不半站起來讓他們過去。一共擠過五個人，才輪到他們那兩個空位，像是萬里行軍似的，兩人同時沉重地坐下來，力量之大壓得座位直響。電影院雖然新近裝修過，只換了椅套，有的坐位裏面的彈簧凸凹不平，她一坐下來便感覺到有一塊硬硬地頂着她的尾骨，她喘息着恢復疲勞，並且把孩子放在自己腿上抱牢。他也在大口喘氣，見她不斷移動身體，才問她好坐嗎？她答了一聲好，自然她不能告訴他彈簧不平，否則他會堅持和她對調位子，他知道她人瘦，需要坐軟墊才舒適。但是她不願意再調來調去增加麻煩了，好容易才能平靜下來，準備享受一場電影，有這種坐位也不算太壞。

這部贏得三項金像奬的巨片，男女主角都是兩人喜愛的明星。婚前他們常看電影，那時

候他們比現在闊綽得多，看電影像是和應該吃飯穿衣一般簡單，自然那時候他們吃飯穿衣都是各理各的，每人有自己一份薪水，雖然有時也鬧窮，但是不像現在這樣經常捉襟見肘。婚姻生活可不是辦家家酒，包括多少現實問題，她懷孕以後，決定辭去工作，安心在家當主婦。本來以爲靠他獨力維持家庭也夠開支的，不料這麼吃力，尤其多一個孩子，像是原來兩份伙食突然分給三個人吃。孩子平常健康還好，如果鬧點病痛跑跑小兒科，更不得了！以前兩人還做夢有一天也像別人那樣分期付款買一層公寓，哪怕小小的一房一廳，屬於自己的總會住得很踏實，而且可以盡心盡力佈置佈置。而現在那種夢不但早已遠颺，連付房租也覺得是個大負擔了，別提什麼積蓄，每月不借支便是幸運的，只能顧到起碼的飲食起居，哪裏還談得上娛樂？家中只有一部黑白電視機，想換彩色的已經想了好久，都沒有辦法達到目的，日常必須的開銷項目那麼多，電視只要有的看就算了，好在節目都沒有什麼了不起，偶而播映一部舊的金像獎名片，兩人才又覺得彩色電視的重要性了。他主張分期付款買一部，而她反對，每個月固定拿出一筆錢負擔更大了。如果眞有能力分期付款，她倒贊成裝個冷氣機，冷氣機普遍得像當年的電扇一樣，她很不忍心孩子長那麼多痱子，而且吹電扇容易感冒。自然兩人談歸談，連到西門町看一場電影就談了好久方才實現。

彩色大銀幕，客滿的場地，對兩人都有久違的新鮮感。兩人沒有說話，但心裏都在想偶

而娛樂一下還是很必要的調劑，儘管忙、累、擠，仍然對身心有補益。畢竟是金像獎名片，片頭打出來便不同凡響，畫面和聲光無一不佳。兩人的眼睛抽空對望了一下，不覺地靠近了一點，彼此都有那麼一丁點美好的感受，宛若又回到沒有結婚以前的階段。

片頭過去，男女主角一出現便進入情況。現在的電影節奏好快，鏡頭的運用也像是噴射出來的，音樂加强畫面動態的力量。雖然是一部愛情故事，也並非潺潺溪流，而屬於爆炸式的。剛開始幾分鐘，銀幕上已千變萬化，黑壓壓的觀衆都靜靜的隨着情節大有忘我之意，而他們之間卻有輕微的騷動，孩子在蠕動。

最初他們並沒有寄望於孩子也跟着欣賞金像獎名片，因爲正在牙牙學語的時期什麼都不懂。剛進電影院，至多對這一切十分好奇而已，很有一陣坐着不動，並非在注意這環境，只是因好奇才發呆的。現在好奇的都變得平淡了，觀衆靜坐着沒有變化，電影院的其他方面也沒有變化，所變化的只是那片莫名其妙的大銀幕，人的表情，景色的轉移，鏡頭的更換，對一個不到兩歲的孩子毫無吸引力，於是他開始不耐煩地蠕動了。

她拍了孩子兩下，又抱着他換了換坐的姿態，她以爲他坐得不舒適，像她一樣。不過她能容忍，因爲她全心全意都在銀幕上，她幾乎忘記有個孩子坐在身上。以前她身上也常有東西，書本，爆米花，汽水，卻不是這個小淘氣。

漫畫「小淘氣」是她一向喜歡看的，當她看漫畫的年齡，她不但不討厭小淘氣，甚至認爲他很有趣。有時她還想如果她將來有個小淘氣也倒是滿有意思的。現在却不同了，一天天孩子長大，對她的威脅也越大，他已經很會闖禍了，今天還打破一個玻璃杯，一不如意便哭叫。在家裏還無所謂，在電影院淘任何氣都會使她吃不消，因此她必須運用點安撫工作，把他又抱緊一點，一隻手不斷拍着他，希望他安靜下來。

確實生了部份效，只是時間太短，突然他感到她使他失去活動的自由，這黑且高大的場地令他承受一種前所未有的壓力，他開始掙扎了。

人在掙扎時總用聲音配合動作，孩子也不例外，同時哼哼嗚嗚起來。

「別吵，乖！」她沙着聲音，半撫慰、半威脅地俯在孩子耳邊說。孩子却仍然掙扎着，並且用手推開她的臉。

「來，我抱。」他看情勢不對，注意力不能不從銀幕分散過來。他的態度比平時急躁，動作也就粗魯許多，以致孩子拒絕離開媽媽的懷抱，同時驚恐且委屈地抽咽著即將啼哭了。

「不許哭！」他嘶聲發出禁令。但是她不忍心。用手肘碰了碰他：「你看你的電影，別管他。」

他的視線又轉向銀幕，但是只掃了一眼，什麼也沒有看見，他所看見的仍然是孩子繼續

在她懷裏掙扎。

「你不是帶的有糖嗎?」突然他像發現新大陸，未等她回答，便去翻她的皮包了。那兩塊牛奶糖確實是在家裏便準備好的，以防孩子吵鬧的萬一。而她太緊張，竟然給忘了。她眼巴巴地在黑暗中等待他把糖剝開，急忙接過來，送到孩子嘴裏。

「乖，吃糖糖。」她以爲這樣便會很有效，却再也沒有想到孩子的態度也很反常，搖著頭，擧起小手「啪」把糖給打掉了。

「怎麼囘事?這小鬼眞可惡!」她一恨，孩子一怕，原來的抽咽變成哭聲了。

「噓!」後座有人抗議。前座也調過頭來投以不滿的目光，左右的鄰座都轉臉向他們示厭。

她發窘，著急，恨不得躲到座位下面去。

他知道她的害羞個性，受人圍攻，他也很難爲情，但是此時此刻，他不得不厚着臉皮。

「來!爸爸抱，再哭打你!」他的威脅成功了，半懂事的孩子畢竟有點懼怕他，哭聲微弱下來，變成抽咽。

他得意地拍着孩子，重新將視力集中在銀幕上，但是他的心並不能立刻安寧，看了一陣竟還不知所云。

她則更糟！她雖然裝作看銀幕，但她的眼角却不斷悄悄地向旁邊掃。她一面擔心孩子再鬧，一面又怕孩子受委屈。自然她也無法集中於電影的進行，明明看見畫面，明明聽見聲音，也看見字幕，但她像當年坐在課堂上的走神一樣，不知道老師講書的內容是什麽。

她暗暗懊悔不該帶孩子來了，也有點懊悔不該出來看這場電影的。她喘了口氣，好在情形還不算太壞，孩子好像已安靜下來。

一個極美的鏡頭，男女主角濃情蜜意的親吻眞使人怦然心動。她暫時忘記了丈夫和孩子，不，她聯想起當年和他戀愛時的感覺了。

她剛把自己整個投入電影的情節裏，旁邊又騷動起來。

「幹什麼？」他斷聲質問。

「尿，尿！」

她聽了恨不得一巴掌打過去，雖然她很少打孩子，但她怨他在故意搗亂，因爲進場以前她還特別把過他小便。

不過也很難說，倘若這小鬼想到就做，在此便溺就麻煩了。

「我帶他去吧！」她探起身無可奈何地對他說。

而他却已採取行動了。

「我帶他去。」

她站起來讓父子通過不說，而抱歉的是同排其他的人也一一分神退讓。

他抱着孩子，把身體彎得像蝦米，並且連連說對不起，但每個人都冷冷的，至多白他一眼而已。

旁邊的坐位暫時空出來以後，她原應該輕鬆的，但她却無法輕鬆，電影確實是部好電影，只看濃密的森林透出道道陽光，男女主角踩着像厚毯似的落葉吧！尤其女主角蒼白的面部特寫鏡頭以及男主角的深情憂鬱的眼睛，眞美得可以，然後那種相悅的處理手法，既赤裸又含蓄，讓人內心顫慄！女主角半袒着躺在落葉上，是那麼無聲勝有聲的迷人。整個電影院靜得如同沒有觀衆，連某一個人經過壓制的咳聲都顯得響亮無比。這種時刻恐怕只有她心不在焉了，一隻眼睛留在銀幕上，另一隻盯住太平門，越盼望父子同來，越覺得拖個沒有完。她奇怪這小搗蛋小便一次會躭誤那麼多時間，她一面怨孩子不乖，一面對丈夫抱歉，錯過這麼美好的畫面實在太可惜！

終於她望見他又彎縮着身體埋着頭邁上臺階。這次她幾乎不敢看他是如何從同排觀衆膝前擠進來的。坐下來以後，兩人交換了個目光，都沒有說話，電影放映中不是談話的時間，有話可以回家再談。不過她的目光含着關心和焦慮已使他感到了，因此他報她以一笑。笑得

相當勉强，雖然光線昏黯，她仍然察覺出來他的臉色很難看。

而孩子却樂了，手裏拿的蛋捲冰淇淋已經吃了一半。平時他們禁止孩子吃零食，尤其是生冷的東西，現在竟然破了例！在這種時刻但求換取片刻安寧，也顧不得其他了。

她伸手把孩子接過來，好讓他喘喘氣，這一趟進出够辛苦的。一方面慰勞，一方面顧及他不能連貫劇情，她特別在他耳邊悄悄解釋幾句。他連連點着頭，像已完全明白，又像完全不明白，電影院的冷氣很足，而他却掏出手帕在擦冒出汗星的額頭了。

孩子津津有味地在吃蛋捲冰淇淋，她覺得蛋捲很不衞生，別爲了看一場電影吃出毛病。她試想哄着他拿開，而他死也不肯放手，反而吃得更快。溶化的冰淇淋滴到她身上，而且孩子的嘴和手都沾染得一蹋胡塗！她掏出兩張衞生紙擦擦抹抹時，孩子還不以爲然地反抗着。她希望他也幫幫忙，而他一動也不動地眼睛盯牢銀幕，好像藉此挽回剛才錯過欣賞的損失。她有點不悅他這種息事寧人的態度，隨便就給孩子買零食還得了？這樣很可能造成以後凡事便要挾的壞影響。

想這麼多作什麼？該看電影吧！就像孩子專心吃蛋捲冰淇淋一樣。可惜吃冰淇淋的速度太快，不一會兒便兩手空空。

吃完冰淇淋應當安靜下來了，她爲他擦着小手，並且輕輕撫慰着他說：

「乖，好好看電影！」

孩子自然不知道什麼是看電影，黑壓壓的電影院又有什麼好看的？只靜止了一分鐘，又開始騷動了。不到兩歲的年齡也懂得食髓知味，否則不會向左右張望着，嘴裏不斷在說：

「吃，吃！」

「不許吵！」他眞火了。

「別罵他，我來哄他。」她不忍父子交惡，於是勸他息怒。

「這孩子眞討厭！」他氣惱地瞥了小淘氣一眼。

他的不滿牽引起她的不滿，於是她忍不住表示反感：

「誰讓你給他買冰淇淋的？」

「他不肯進來。」

她沒有再說話，心裏却不服氣，帶孩子出去的如果是她，她寧願留在外面走廊上，絕不會向孩子妥協，不肯進來就不肯進來吧！就因爲他不甘心犧牲一場電影而已。婚前他曾經說過多少可以爲她犧牲一切的話，到了眞正考驗的時候，一場電影便露出原形。

他見她靜靜地沒有再作聲，以爲她已開始繼續欣賞電影，於是自己也鬆了口氣，安定下心，半推測着劇情的發展接連觀看下去。

而她並沒有安定，不是她，是孩子又在掙扎，兩隻脚不斷踢來踢去，踢得座位跟着微微震動，旁邊的觀衆雖然沒有發言，却側過臉來怒目而視了。

她好像毫無知覺似的，眼睛直盯銀幕，不但不禁止孩子，連拍哄的動作都沒有了。

他看不過去，責斥了孩子一句：

「不要亂動！」

孩子怔了怔，眼睛畏懼地望着他，然後把頭鑽進她懷裏，尋求庇護。

他因自己的權威生效而得意地瞥了她一眼，希望她也報答他一眼，但她仍然木然地穩坐着，目光直視不移。

他憐惜地嘆了口氣，眞是太久沒有娛樂了，這部電影竟使她看得如此入迷。

孩子緊緊依偎着她，立刻感到她的冰冷沒有反應了。

「媽，媽！」

孩子沒有得到她的反應，却引起他再度斥責了：

「不要叫！」

這次孩子不再順從，而直接搖撼着她：

「媽，媽！」

前座又厭惡地回頭表示抗議，使她不能再保持沉默：

「什麼事？」

「尿，尿尿。」

「剛尿了又尿，你想怎麼樣？」她忍不住把惱怒發在孩子身上。

孩子失寵後「哇」的哭了。

「噓！」「噓！」

她猛然站起來，抓緊孩子，像抓緊一包沉重的廢物一樣，恨不得立刻把他扔掉。

「你到哪裏去？我來。」

她根本不聽他的，也不理會他，便以最大的速度擠出坐位，任憑一再受擾的人如何不耐煩，她連一聲對不起都沒有說。她的心快要炸開了，哪裏還顧得什麼禮貌？

孩子恐懼看她的驟變態度，雙手死死勒住她的後頸，不停地「哇哇」啼哭。她深一脚、淺一脚，歪歪斜斜邁下臺階，就在這一刻，許多觀衆好奇地暫將目光從銀幕收回來，把這對母子當作研究的目標。

她迷亂地奔出太平門，走廊的燈光明亮，像逃出地獄，孩子的哭聲立刻減弱了，而她的視力却被淚水淹沒。

聽見身後急急追來的脚步聲，她急忙用手抹了抹眼睛，她不願意他看出來她的十分哀怨和失望的心情。

「來，把他交給我，你同去看電影。」

她搖搖頭，執拗地抱着孩子向女厠走去，她背着他，頭低得不能再低。

「何必呢？」他苦惱而焦躁：「這樣不是兩個人都犧牲了？」

她悵悵然緊閉着嘴唇。他只覺犧牲了這場電影，而她此刻的感覺却不止於此，她感覺到今生好像都犧牲了。

半個甲子

前面的綠燈閃閃變黃時，車剛好駛到路口；如果換上一個年輕司機，便會加大油門衝過去，而這個司機却及時把車刹住了。

盧太太的身體向前傾了一下，立刻抓住車門上端的把手。不能不小心哪！上次她的女友何太太遇見一個緊急刹車，便碰破了額頭。

車刹得很穩，只因爲盧太太沒有注意才受到震動的。她在想事。

錶針指在六點十分上，是交通最壅塞的時刻。應該早一步回家的，不知道總經理現在到家沒有？

總經理，已經成爲丈夫的官稱，她對別人，別人對她，都稱盧志嘉爲總經理。尤

其這幾年，她很少喊他的名字，兩個孩子在身邊時，她也跟隨他們稱他爸爸。女兒結婚，兒子出國，沒有人再陪她稱他爸爸，不知不覺中她用「喂」代替稱呼了。

而田太太竟然還記得他叫志嘉，不能不令她驚訝。田太太倒沒有承認自己的記性好，只是笑着說：「當年一天到晚聽見你在隔壁叫志嘉志嘉的，聲音好甜呀！」

盧太太下意識地清了清喉嚨，低下頭從皮包裏面把粉盒掏出來，然後向左右看了一眼；這個紅燈眞久，排在兩旁的車輛和她前座的司機一樣，都在專注交叉路口的綠燈何時轉黃，於是她悄悄把粉盒打開。

聲音好甜，那是什麼時候的事了？盧太太用粉撲抹了抹冒油的鼻翼，幸而天色已開始轉暗，否則眼角的紋路和面頰的黑斑會十分刺眼。

車重新發動時使她的身體又向前傾了一下，她才把粉盒收進皮包裏。何必照鏡子呢？田太太就是自己的鏡子。如果不是田太太先和她打招呼，她還不敢認她呢！

最初她並沒有注意到田太太，中午她應幾個太太的邀請在希爾頓飯店飲茶，說說談談到三點過大家才散，心想既然路近，索性去全祥茶莊給兒子買幾斤茶葉。這家茶莊她常光顧，寫好地址就可以直接寄往國外，倒很方便。就在此時她發現田太太笑望着她，最初她只覺得有點眼熟，大概在什麼應酬場合上見過，等到田太太問她：「你是不是盧太太？」她才想起

她原來是多年以前的鄰居。

多年以前，眞是太多年以前了！算一算可不快三十年了嗎？那時她的聲音甜甜的，容貌也甜甜的，田太太何嘗不如此？隔着圍牆，她也總聽見田太太淸脆的笑聲。

時間將田太太的聲帶變成年久失調的舊琴，低沉而沙啞，所幸的是韻味依然；正像從她的發胖面孔和肥重的軀體仍然可以尋找到當年的苗條身影一樣。

盧太太拉了拉衣襟，自己的體重也增加不少。從什麼時候增加的？很難劃出一個界線了。最初還不自覺，以後想控制，却做不到。十年前她動過一次手術，倒是減輕了好幾公斤，沒有多久便故態復萌，而且直線上升。雖然她一直喊着節食，但遇見喜愛的甜點便把立下的志願拋在腦後了。

不應該吃冰淇淋，更不應該吃那塊鮮奶油栗子蛋糕的，盧太太用手揉揉腸胃，心裏有點懊惱。本來她還可以抗衡，而田太太熱烈響應，她便欲罷不能了。如果你想振奮，必須有振奮的環境。盧志嘉比她的噸位更大，難怪朋友們常開玩笑說：「不論別的，只論你們夫妻倆的體重，發財也有道理！」多少次她鼓勵志嘉共同減肥，而他除了在經營他的房地產上面努力有恒，其他都如同耳邊風。偶然他也打高爾夫，洗三溫暖，但平時照常大吃大睡；倘若她多提醒他幾句，他便不耐煩地說：「只要健康就行了，何必講究那麼多？」

難道是自暴自棄嗎？像田太太已經胖成三重下巴，却仍然要吃蛋糕，一面吃一面感慨地說：「現在可不比以前了！以前哪裏有什麼鮮奶油栗子蛋糕？普通的蛋糕做得乾乾死死的，上面那層奶油像蠟一樣黏牙，眞是味如嚼蠟。」

「那時候的蛋糕還帶着一股蛋腥，鴨蛋的腥味。」

自然，在那種年代，鷄蛋是奢侈品，大家都以鴨蛋佐餐；報紙上還登的有分析鷄蛋和鴨蛋的營養價値，鼓勵大家吃鴨蛋。主要的是鴨蛋比鷄蛋便宜。

「你記得我們還養過鷄嗎？」兩人在咖啡座上閒話當年時，田太太忽然問她。

「當然記得。」時隔多年，而往事却如同剛從樹上摘到手的果子那麼新鮮，一起湧至眼前，她竟然拋開時間的差距而忘形地哈哈笑起來了，她說：「我養的那幾隻鷄越養越瘦，以後還得了鷄瘟。」

在當時這並不是可笑的事，而田太太也放聲大笑起來，並且講了一個殺鷄連殺七刀而始終殺牠不死的故事。

除了臉上的年輪和身上的贅肉以外，彼此還有許多相似的地方。田太太的兒女也在國外，買茶葉分批郵寄過去。時間的浪潮將兩人冲散了多少年，像將蚌殼捲進大海，今天又突然被拋上了岸。一開始盧太太握住田太太的手，久久不放，往事景景逼眞，一切如同發生

天，尤其田太太打量着她說：「你還和以前一樣，沒有怎麼變。」

「你也是的。」她歡喜地以同樣的言語作爲回報。虛虛實實的她竟允許自己信以爲眞了，否則田太太怎麼能認出來是她？兩人親熱地對對答答，一時難分難解，於是由她提議，離開茶莊在附近找一家咖啡館好好談談。

坐咖啡館是年輕人的事，已經和她的生活脫節了。而她年輕時，臺北還沒有什麼咖啡館。現在的臺北街頭，三步兩步便是一家，家家都裝修得非常豪華。

「臺北變得眞快！」她不由得感嘆起來。

「可不是嘛！剛從大陸來那年，西門町還荒涼得很，衡陽街也不行，只有延平北路熱鬧。」

「我不記得延平北路有咖啡館，只記得國際戲院旁邊有一家四姊妹。」盧太太突然想起和盧志嘉婚前在四姊妹約會過。

「中山堂前面還有家朝風咖啡，專門播放古典音樂。」

「對，從我結了婚就沒有坐過咖啡館了。」

「當然，那時候咖啡好貴！誰喝得起？有冰水喝就很不錯了。」

「什麼冰水？」她眼瞪着田太太，以爲她說錯了話。因爲那時候的冰箱只有在外國電影

裏才能看得到。

「我們買了個土冰箱，木頭做的，裏面嵌上鐵皮，每天買一塊冰放進去，擺兩瓶冷開水，就算最高的享受了。」

「在我最高的享受是到路口買一瓶多瓜茶回來喝，那種味道比現在的什麼汽水都好！」

盧太太猶有餘味似地啜了一口「藍山」咖啡。

「還有四果冰、愛玉冰，現在也吃不到了。」

「要吃吃冰淇淋呢！」盧太太召來侍者，又各點了一客核桃冰淇淋。

「哎呀！這種東西越吃人越胖，想節食都節不了。」

「要節明天再節吧！」

兩人哈哈笑着，時間又縮短了三十年。

冰淇淋滲得胃裏涼涼的，下午的咖啡館顧客有限，冷氣足得脊背也跟着發涼，盧太太鼻子癢癢的，接着打了個噴嚏。

「有人想了，大概是盧先生想你。」

「不會的，他在忙他的，哪有時間想我？」盧太太邊說邊看了看錶，如果不是遇見田太太，她現在已經該到家了。

「冷氣太冷，」田太太望望天花板的風洞：「現在的人眞浪費！怪不得全世界都在鬧能源危機。」

「以前有個電扇吹吹就很知足了，我們家那個電扇還是從上海帶來的呢！華生牌，現在還擺在貯藏室裏。」

「你眞會過日子。」田太太向盧太太手上的鑽戒瞥了一眼，她也戴了小小一隻，遠不及盧太太的光彩耀目。

「能省就省，我們這一代可是苦過來的。」

「這種話只有我懂，如果說給年輕一代聽，又要嫌我們嚕囌。他們這一代呀，簡直是溫室的花朶。」

「那還不是怪我們，就因爲我們生在患難中，從小就吃對日抗戰的苦頭，然後又撤退到臺灣，一直在刻苦、克難，慢慢環境轉好，比以前富有了，我們不願意下一代和我們一樣，處處爲他們着想，結果把他們寵得經不住一點風霜。」

「現在的年輕人和我們年輕時候完全不同了，個個旣貪心，又現實，把錢看得好大，我的小女兒前兩年還立志要當歌星呢！」田太太說到這裏，忽然啊了一聲：「對了！妳沒有見過我的小女兒，我生她以前你們就搬走了。」

盧太太想了想，和田太太作鄰居是來臺灣最初幾年的事，那時住在新生南路一條巷子裏的日式公家宿舍，婚後每天忙着操作家務，照顧幼兒，彼此雖然是近鄰，却也很少來往。以後盧志嘉換了工作，進入私人公司，才搬走的。

「小女兒叫什麼名字？」盧太太大感興趣：「我很喜歡看電視的歌唱節目。」

「夏紅，你不會知道她，她沒有露幾次面就結婚了。結婚了倒好，要不然我總是提心吊膽，怕她出什麼差錯，鬧新聞給大家看。」

「那怎麼會？」盧太太有點心不在焉，現在的年輕人好幸福！想唸書就唸書，想當歌星就當歌星，舉目盡是五彩繽紛，聲聲色色。而她的年輕時代却像一部黑白影片，單調，晦澀，既沒有電視看，連電台也沒有幾家。

不過那種沒有電視和冰箱的時代倒十分注意精神生活，活動的範圍有限，缺乏聲色誘惑，暇時看看小說，聽聽音樂，簡樸却很充實，不像這一代，在充滿感官享樂之下，很容易迷失，乃至墮落。

田太太打開皮包，遞過來一個相夾。

「這就是妳的小女兒呀？」盧太太立刻取出老花鏡，胡亂架在鼻樑上：「好漂亮！和妳一個模樣。」

盧太太這樣稱讚時，視線透過眼鏡的上端深深望了田太太一眼，這次她覺得田太太有點慘不忍睹了；雖然嚴格分析起來，她的小女兒還不及她當年的格局。

「老了！」田太太倒是很服輸。

「這是誰？」盧太太自動翻覽相夾。

「大女兒鳳鳳，小時候最喜歡哭的那個，也早結婚了。」

「啊？」盧太太心裏推算鳳鳳的年齡：「你當外婆沒有？」

「有一個外孫女，現在跟着我。」

「恭喜呀！」盧太太嘴裏這麼說，心裏却在想自己這一代的辛苦，好像都是一種模式，不但養育第二代，還要養育第三代。

「沒有辦法，鳳鳳他們夫妻倆在洛杉磯開餐館，孩子沒有人照料，只好送回來了。」

「在美國開餐館不錯。」盧太太仍然在思索她是否也要接受第三代的責任問題。

「很賺錢倒是眞的，鳳鳳自己會做菜，和傅培梅學過。」

「不容易！做菜不容易！」盧太太搖搖頭，她記憶起當年她如何把醋誤認成醬油用來炒肉了。

「熟能生巧，常做就會有進步，以前我也買過一本媛珊食譜練習做呢！」

「我也買過一本，可是當時覺得好浪費呀！每個菜都要用好多材料，眞捨不得。」

「可不是，我也記得每個菜光是用油就要幾大匙，份量好吓人！」田太太笑着說：「現在想想又算什麼？臺北哪家餐廳的菜不都用油泡着，油多得看起來就怕，吃起來更怕！」

「還不是照吃！那麼多餐廳天天客滿，辦喜酒，辦壽酒，逢到假日，不預訂休想找到位子。」

「營養過剩了！」田太太揉了揉三重下頦：「我們發胖還有可說，好多小學生都胖嘟嘟的，變成過肥症實在沒有道理。」

盧太太又翻了一張，指着一個雖胖却胖得健壯的男孩說：

「這個呢？這是不是妳的孫子？」

「不是，是我的老么。這張照片是好幾年以前照的，現在他已經讀國中了。」

「原來你還有這麼小的孩子，田先生眞好福氣！」

田太太沒有作聲。當盧太太把相夾遞還過去時，她忽然喊了一聲：

「盧太太。」

盧太太望着她的不自然神態，不知道她試圖說什麼？該不會貿然向她開口借錢吧！

「我現在的先生不姓田了。」

「啊！」這次輪到盧太太不自然了，幾乎和對付借錢同樣困難，她不知道自己應該用什麼反應才適當？

「我和田久明分開快二十年了，後來認識了夏……。」

夏什麼？盧太太沒有記住他的名字。

又是一個紅燈，這次盧太太已無暇注意紅燈的時間長短，她只在專心地翻查她的皮包。女人的皮包流行大型的也有弊端，東西太多，一時竟無法找出那張寫了姓名、地址和電話的紙條。

車終於又駛動了，回家以後再說吧！紙條在皮包裏不會丟掉。

盧太太吁了口氣，眼望着街景，已經駛過早年曾經居住的新生南路了。她回過頭又多看了兩眼，這一看更加茫然，百公尺的林園大道兩旁建滿高樓大廈，幾乎已經沒有空地了，更不要談稻田。而她居住在這一帶時，擧目遍觀一片青綠，遠遠近近盡是稻田。

改變眞大呀！時間對於物的改變屬於建設性的，而對於人却是無情的破壞了。時間摧殘人的形貌，扼殺人的感情，像她的舊鄰，連姓氏都改變了！

悵惘中，她更急於趕回家裏，她要把重逢舊鄰的事告訴志嘉。雖然她知道他淡淡然不會有什麼表示，但是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他還能感受到她的感受以外，已別無他人了。

在仁愛路四段被稱爲富貴巷的一座高樓前下了車，盧太太來不及去查看家裏那輛賓士二八〇停在何處，便匆匆踏上電梯。

她準備先向丈夫道歉遲歸，然後在餐桌上再細細道來遲歸的原因。

門開後，客廳裏燈光明亮，却空空洞洞不見人影。

「總經理呢？」她一面向女傭問話，一面快步走往臥房。經過餐廳時，她望見餐桌竟然空空的，還沒有擺碗筷。現在的女傭工資高得驚人，而好吃懶做，越來越難雇了。

在她表示不滿以前，女傭已回話：

「總經理打過電話來，不回家吃晚飯了。」

盧太太像在沙漠裏失去水源一樣，脚步突然有點發軟，連打開臥房門的手也突然變得沒有力氣。

「太太還沒有吃晚飯吧？」她點點頭，雖然她沒有一點胃口。

臥房一片昏黑，她覺得好累。最好躺下來休息一會。

黑歲月

走出電影院，天已黑下來。

離開人潮以後，頓然感到氣溫降低了。冷風襲來，唐雪虹不由得打了個寒顫，這種天氣最難穿衣服，而且最容易感冒。下午還是大太陽，只顧往西門町跑，忘記帶件外衣了。

來西門町，雪虹的原意是逛街買新裝的，却臨時轉念看一場武打影片。這部影片一直在廣作宣傳，口碑不壞，公司的男同事常常談起打得如何精采。以前雪虹只看文藝片，其他的全不看。人的興趣會改變的，原來認爲不能忍耐的，現在竟然也欣賞起來。談不到欣賞，只覺得不傷腦筋。有時看文藝片事後會很沉重，甚至會難過好幾天。武打片則不然，圖個當時熱鬧，

用不着分析情節，走出電影院便統統拋掉了。

就像現在這樣，穿越過馬路，雪虹已經忘記剛看過電影了。滿街烤魷魚和鷄腿的味道使她頻頻作深呼吸，聞起來比吃還好，很多東西隔着距離才更吸引人。

點心店的湯圓和小籠包鍋灶在門前冒着熱氣，雪虹很自然地嚥了口唾沫 。正是晚飯時間，不過她並不怎麼餓。電影放映前，她買了一包爆米花和一瓶牛奶；娛樂就是娛樂，該享受的一點兒也不放鬆，這就是人生。

屬於都市的人生，盡量寵愛自己，寬容自己。這世界沒有誰能比你自己更愛自己，倘若別人表示愛你，必然有他的目的。

雪虹牽動着嘴角顯出一絲微笑，並非快意的，而且近於冷嘲。

這家點心店好像開張很久了。至少她到臺北來時這家店就在這裏，那時候她還在唸書。離現在多少年了？她不想算，一算就等於算出來自己的年齡。她多麼希望時光停留不動，最好停留在她還是剛從南部來臺北的大學生。

從南部投身臺北的人，正如同從臺北投身美洲大陸一樣，從此湮沒其間，未老莫還鄉。雪虹已經好幾年沒有回南部了，正如她的同學到美國去以後便很少甚至沒有回來過。

其實她當年也很可能到美國去，功課不及她的都申請到獎學金，她自然更不成問題。觀

念可以左右一個人的命運，她一直認爲唸書的目的是賺錢，既然能找到高薪職位，又何必進一步去深造呢？

年輕時諸多想法都太可笑，譬如巴不得早點大學畢業，讀中學時爲了生病躭誤一年使她萬分懊惱。時光若能倒流，別說她躭誤一年，多躭誤幾年更好，因爲別人背後推算你的年齡總是以畢業那年作根據，到現在她整整畢業十年的事實想賴都賴不掉。

雪虹突然抬起下頦，把頭髮一甩，鼓着氣邁大脚步。這個世界和你作對的人太多了，而你還和你自己爲敵，年輕時怎樣怎樣，難道你認爲自己已經老了嗎？西洋算法，去年你不過剛滿三十而已。

不，二十五。雪虹早已鼓勵自己認定那五年等於沒有度過，失去得太多，只有用近乎自欺的想法才能彌補一部份錯誤。

還像不像二十幾歲的人？在一家鞋店前面雪虹停了下來，現在的高跟與得眞高！顏色也怪怪的，說紅不紅，說紫不紫，好難配衣服，要配就得從頭來。生意人可眞會賺女人的錢，女人也只有在穿著打扮上捨得花錢。

雪虹站立了一陣沒有動，好像在專心注視橱窗，而她眞正的目標不過是橱窗的玻璃；玻璃反映出她的面容，燈下幾乎和鏡子一般淸晰，她伸手理了理頭髮，讓一邊的頭髮向前垂

落，這樣看起來比較像二十五歲。

「小姐，要買鞋嗎?」一個女店員終於走到店門口向她打招呼了，說話時目光由上而下，在查看她穿的鞋。

她穿的鞋不怕查看，雖然她只打算買衣服而沒有打算買鞋，但是她仍然穿了雙較新的半高跟鞋。店員經常很現實，進服裝店最好衣著考究一點，免得遭受店員的冷眼。

「有沒有喜歡的?小姐，請進來參觀。」一個男店員也湊過來，好像是鞋店的領班職員。生意不好做，要用多少人力來爭取一個顧客，眞可憐!

有合適的買一雙也無妨。若要年輕，就得好好打扮，吃喜酒可不能馬虎，雖然雪虹還沒有決定選擇什麼衣服。

正當她猶豫時，從裏面又冒出一個女孩，矮矮胖胖的，有點土氣，像是新手，却也知道有機會便不放過，否則不會直着脖子朝她大喊：

「進來看啦!太太。」

這一喊把雪虹喊得滿心冰冷，另外兩人再小姐小姐的叫得親熱也沒有用。

眞豈有此理!走過了幾家店，雪虹還有氣。那個小鬼瞎了眼嗎?竟然把她誤認成結了婚的女人。現在是什麼時代?卽使結了婚，也不應該叫太太。

太太，這個不悅耳的稱呼，也曾令她爲之動心過，甚至她還希望別人稱呼她太太。就在她和那個姓湯的在一起的時候，而那時候她年輕得別人只會叫她小姐。

如果她不認識湯，如果她認識湯以後沒有交往，如果交往的時間不那麼長。五年，是什麼勇氣和毅力拖了五年，糾纏了五年？儘管她已經把那五年從生命中註銷了，但是畢竟還存在着，應該說曾經存在過。

五年中間，她和全世界爲敵，自從她的母親問過她，聽說那個姓湯的有妻子兒女，她便不再回南部的家。她的好友彬彬也一再提醒她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她索性以冷淡和彬彬疏遠。偶爾她冷靜下來，也知道她和湯沒有明天。誰管明天？但求今天快樂，何況什麼都在變，說不定會有奇蹟出現。

人在最愚蠢時，却認爲自己最聰明，明知是錯誤和行不通的，却硬要堅持着。一直堅持了五年。

五年，一千多天，原本新鮮的，也會逐漸凋殘。

湯遠走以後的那段日子，她眞有凋殘之感，三十歲了呀！生命已進入多天。製造錯誤的人，惟一可行的是設法減輕損失。她掙扎着，至少在感覺上挽回犧牲的歲月，她改變髮式，添製新裝，一切都以五年之前着眼，使自己從心理和外貌上都和二十五歲

沒有兩樣。

女裝店把招徠顧客的音樂放得好響，行人經過時會不覺放慢脚步向裏看幾眼。這幾年臺北可眞够繁榮的，到處都是餐廳和服裝店，收入多消費也大，弄得她總存不下錢來。

這套嬌黃的衣裙不錯，小翻領，胸前滾着層層花邊，雪虹在畫報上看到模特兒穿過，是最流行的復古式樣。

雪虹靠近一步，輕輕拉起衣袖，用手指揉了揉，大概是棉紡，天下事眞難預料，早被擯棄的棉紡現在又得寵了，早先得寵的這龍那龍已被打入冷宮，說是什麼對皮膚有損。人們作什麼事或者不做什麼事都有一套理由。

將目光移到標籤上，她覺得價錢還不算貴，像這種店可能有折扣打。不過她能穿嬌黃色嗎？

嬌黃色太嫩，會不會使她的臉色顯得太蒼白？如果是磚紅色就好了。雪虹低下頭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穿的磚紅色，最近才買的新裝，可惜已經在辦公室亮過相，否則就可以在明天的同事婚宴上派用場。

「小姐，這是新出的款式，要不要試試？」

女店員的殷勤很收推銷的功效，現在的女孩子口齒伶俐，很有一套生意經。

「你這麼好的身材，穿上一定很漂亮！」

雪虹有點心動了，她喜歡那一層層的花邊，好細緻。

「這顏色對我不合適，有沒有別的顏色？」

「有，在裏面。」

女店員像魔術師，讓她服服貼貼地跟進來。

同樣的衣裙懸掛了一排，好幾套都是嬌黃的。有一套淺綠的，女店員取到手中，打量着她，搖搖頭，尺碼太小。另外還有兩套黑色的。

「喜歡黑的嗎？」

女店員取下來在她面前晃了一下，那黑色突然反映到她臉上了，好陰沉的臉色。

「穿黑的很美、很高貴呀！」

她不能忍耐地皺起眉來，突然這套衣裙也受到黑色的破壞。

「不要了，謝謝。」說着她便轉身向外走去。

她走得好快，她知道她的反常態度很可能使那個女店員吃驚，甚至在後面罵她神經病。

誰讓她不懂得顧客心理呢？竟然推薦黑色，而她最討厭黑色。

隔壁這家女裝店的橱窗裏使有一件黑色絲絨長裙，上面配了件白色絲織襯衫。客觀來說

確實很美，而且有高貴感，但是她仍然皺着眉，仍然覺得討厭。

世界上許多事都是相對的，她之所以痛惡黑色，就因爲她曾經喜愛過黑色。現在想想，眞是不可思議！黑色竟然在她的衣著裏佔據了五年地位，不爲別的，就爲了湯總說黑色美，黑色高貴。

最初她和湯經常爲服裝和色彩爭執，她一向喜愛鮮亮的色調，而湯一再批評那些色調膚淺、輕浮；只有黑色含蓄，有深度。穿鮮亮的色調像個野丫頭，穿黑色則像個皇后。他的辯才終於使她口服心服，她開始選擇黑色，至少也屬於深暗色系統。她不知道是不是眞如他所讚美的高貴，她只知道自己變得很成熟。

同事們曾經不以爲然地問過她：

「雪虹，你年紀輕輕的，爲什麼總穿黑色？」

她笑笑，不答話，她覺得他們大家都很俗氣，都很淺薄。

她知道背後有人戲稱她小寡婦，她也不介意。

只要湯一個人欣賞她就够了，其他的人她全不放在眼裏。

當愛情的煙霧迷蒙住眼睛時，一切都是自願的奉獻。直到煙霧散去，才深覺一切都是被動的犧牲。

跟隨着湯從她的生命中消失，她的服裝漸漸恢復了鮮亮的系統。她不但痛惡黑色，而且對自己既往的行爲十分不解，多少次，她默默自問，怎麼會愛穿如同喪服一般的黑色？黑色確實是她的喪服，至少是喪失五年寶貴歲月的服裝。

站在橱窗外，一陣勁風掠過，雪虹瑟縮地掉頭望了望，難怪這麼冷，原來這家女裝店就在多風的巷口。

巷內的店舖都是寄賣行，可能有很漂亮的女裝。雪虹順道緩緩而行，雖然她已經够不幸了，却仍然算很幸運，倘若湯不是因爲貪汚而在東窗事發的前一刻逃往加拿大，可能她現在還繼續浸陷在黑色世界裏。

很多事日後分析，才驚訝湯的眞正面目原來如此，曾經被他怨恨的妻子和兒女，却由他很有計畫地先一步悄然送出國門。

「只要有機會……。」

「只要我們有機會……。」

五年來湯不斷爲她砌造美景，讓她甘願沉湎在幻夢中，終於機會眞的來了，被他棄置不顧的是她，而不是他原有的家。

血濃於水呀！她又算得了什麼呢？他只不過蓄意享有她的青春罷了。

雪虹冷着臉，閉着脣，一步步向前漫蕩。黑外衣，黑衣裙，黑皮包，黑高跟，……這些店是什麼鬼店嘛！到處是她討厭的黑色。

忽然她站立住不動了，面前這家店舖雖然很小，而掛在橱窗裏那件衣裙好惹眼，尖領，低胸，大紅絲緞上綴有紅紗飄帶，艷麗無比。

大紅色，和湯在一起時，連想都不敢想！她只買過一條紅長褲，却被他批評爲賣弄低級趣味。她不覺冷然一笑，笑自己的單純和幼稚，爲什麼她始終沒有發現黑色有保護作用？湯鼓勵她只穿黑色，目的是免得她像春花似的，可以減少異性向她進攻。

也許她早就有這種感受，只是不很具體；而且當時的解釋不同。愛和忌妬孿生，湯只因爲怕失去她，才對她作色彩限制。

錯就錯在她一味表示順從，甚至連參加別人的婚宴，也穿著黑色，在一片五光十色中間，她竟暗暗驕傲自己的高貴文雅。

愚蠢！好愚蠢哪！

「小姐，要買什麼？」女店員因她久久佇立橱窗外面而好奇了。

她指了指那件大紅色衣裙，以挑戰的手勢，聲音非常肯定：

「我喜歡那件衣服，我可以試試嗎？」

「當然可以。」

昂然邁進店門，雪虹連價錢也沒有問，只要合身就好，明天吃喜酒不愁沒有新裝了。漂亮的新裝，哈！大紅色，好漂亮！

地緣

她又拉開那個抽屜。

快十二點了，她剛關掉電視。在電視機前面坐了兩個鐘頭，脊背有點酸痛，氣象報告明天要轉陰，下小雨。不用說她也知道，筋骨酸痛就是信號。風溼很難醫，女兒說一換環境就會好，加州的空氣乾燥，比臺北要乾燥多了。

雖然她討厭臺北的潮溼，但是她已經適應於潮溼。去年她到加州女兒家住了一陣子，好處是脊背確實沒有酸痛，可是皮膚卻乾得難受；任憑女兒懇留，她還是提前回來了。回到臺北，她感到非常踏實，雖然在臺北她已沒有什麼親人，她的獨生女五年前去美國求學，結婚，然後生了根，夫婦兩人對她百分之百歡迎，照說她理所

當然去依親，但是她寧願一個人留在臺北。

扭開無線電，調頻電臺的音樂好悅耳，二十四小時不停地播放，雖然那些樂曲她不知道名稱。其實她並不需要知道名稱，年輕人流行的玩意已和她絕緣了，她只需要房裏有點聲音才不會感到寂寞。

她很少感到寂寞，獨自一個人，必須懂得安排生活。沒有一天她讓自己空白度過，臺北的人熟地熟，她的朋友可眞多，打麻將的，唱平劇的，逛街的，一星期中間總有幾次約會。今天下午她還陪邱太太去衡陽街，邱太太的女兒最近要結婚，少不得挑選一些衣飾，覺得她有經驗，請她作顧問。

邱太太的未來女婿，才拿到麻省理工學院的碩士，已經有家工程組織聘他到紐約去。別說邱太太，連她對邱小琳婚後就跟隨丈夫離開臺北也有點依依難捨，難怪邱太太今天談着曾一度眼圈發紅，不知是喜還是悲。

孩子大了總要單飛的，這是她勸邱太太的話，我女兒不就早走了嗎？

邱太太並不覺得安慰，當時就同她說，你才開心呢！這就要去和女兒團聚了。

從丈夫過世後，邱太太算是她的知心好友之一，凡事彼此總是商商量量的。關於她到加州定居的問題，自然也和邱太太談論過，以她的心情，還有不願意留在臺北的道理？只是女

兒一封又一封信催促，最近又一連打了兩個長途電話，支票也寄來了。女兒再過兩個月就到產期，頭胎沒有經驗，必須依賴她照料，情勢逼迫她不能不下移居美國的決心。

上午接到邱太太的電話時，她正在整理書桌的抽屜，那個抽屜從昨天就開始整理，不是她的進度太慢，如果只把抽屜整理清潔倒很簡單，現在却要把裏面的東西都捨棄眞不容易。只說女兒的照片吧！究竟帶不帶去？當然這個抽屜裏的照片不多，她已經貼滿兩大照相簿放在客廳供朋友觀賞了；抽屜裏這幾張是女兒不久前寄來的，穿着寬大的衣服還看不出懷孕，加州的陽光倒眞可愛，把女兒的笑臉照得又紅又圓。

應該再買本照相簿的，下午在衡陽街經過文具店她曾經猶豫了一下，不過她還是放棄了，就爲着卽將出國。想到卽將改換生活環境，頓然間對眼前的街景無限依戀，甚至連道上的陌生面孔也感到親切起來。

自然加州也有的是中國人，但是畢竟不同。在國外大家雖然染上洋禮貌。不論認識不認識，見面時總帶點頭微笑，那全是表面功夫，實際上人情薄如紙；也可以說根本談不上人情，想找誰聊聊天都很困難。像她住在女兒家裏，那幢樓房雖然很具規模，可是寂寞透頂！不會開車則寸步難行，距離最靠近的公車也要走上二十分鐘。其實沒有事何必進城？到處發生搶案，住在美國哪裏比得上臺北這麼安全？

這張不是她嗎？翻着翻着她發現一張自己的照片。穿的是一件黑底紅碎花的絲絨旗袍，好像在什麼喜宴上。對，是丈夫的摯友老周娶兒媳的喜宴，也是她最後一次穿那件絲絨旗袍；雖然她那時已經發胖，和現在比起來却仍然顯得很苗條，現在的腰圍至少又加大了三吋，對外保密，而對自己却不能不承認三十四吋了。丈夫去世那兩年她的體重減輕了不少，過度的憂傷使她感到人生乏味，慢慢地她又從頹廢消極中醒過來，鼓勵自己面對現實；凡經過至深的痛苦以後，常常會大徹大悟，她覺得自己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更好。和傅太太等人參加票房學老旦也是那時開始的。

那件旗袍少說也有七八年沒有再穿過了。去年到加州探親以前，她曾經從箱子裏翻出來，式樣差一點倒沒有關係，反正旗袍的變化不大，至多領口，袖長和開叉耍耍花樣，可恨的是怎麼也拉不上那條拉鍊。本來她打算扔掉的，但又想着有一天體重可能減輕；一年來，不但沒有減輕，反倒更加可觀了！

連這種早該淘汰的旗袍都還留在箱子裏，拿着照片她突然又增添一份沉重，如何將一個積年累月建立的家濃縮成幾件行李？

她也曾和女兒當面及書面討論過這種困難，而她的女兒每次都輕鬆地表示，那還不簡單？該賣的賣掉，該扔的扔掉，該燒的燒掉，一下子就收拾好了。

對於女兒不負責任的態度，她有點氣惱；而女兒有事實支持理論，她說她當年還不是一個箱子到美國的？

女兒的話使她好氣又好笑，幾十年的歷史怎麼能推翻於一旦？歷史有什麼了不起？女兒不以爲然，美國只有兩百年歷史，可是勝過多少沒落的帝國。她懶得再和女兒爭辯下去了，改變國籍的年輕人已經忘了本，那裏還有戀舊的感情？她鬱鬱地吁了口氣，把一張張理好的照片重新放在抽屜裏。女兒出國之前確實燒了很多東西，她一再叮嚀女兒小心，女兒嫌她嚕嗦得過份，用不耐煩的語氣回答知道啦！她沒有注意她都在燒什麼？總不外乎照片、書信之類的。那時女兒有個大學同學對她不錯，只是那個男孩子畢業以後還要服役，而女兒早已立志出國；她曾經探過女兒的心意，使她吃驚的是女兒竟從沒有把他放在眼裏，雖然兩人在一起時很甜蜜。女兒走後第一年，那個男孩子還來拜望過她幾次；她寫信告訴女兒，最初沒有反應，以後告訴她不必理會他，縱然他服完兵役就出國也枉然，因爲她又結交了一個已拿到博士學位的青年。

女兒的理性決定是對的，而她卻理性不起來。難道這和年齡有關嗎？女兒年輕，眼前還有許許多多未來，但她所擁有的只是許許多多過去而已。

不能燒掉，她可不能像女兒一樣把代表過去的紀念物一併燒掉。抽屜裏這些照片有限，

另外還有無數散佈在各處，她更沒有忘記她還有一隻箱子，裝的全是舊日的照片，甚至她的高中畢業文憑，她和丈夫作朋友時往來的信件也收藏在裏面，連同紅緞燙金的結婚證書。

她向自己搖搖頭，歷史若被焚毀，她便空無所有了。

女兒很明白她的心情，在昨天收到的信上還提起：臺北的東西盡量設法處理，願意帶的可以統統帶去，不能隨身携帶，就分批寄運。

女兒雖然放寬尺度，但畢竟還是有尺度。她多麼希望用一種什麼法術，一經指點便把這裏的一切移到美國去。

說老實話，即使她的幻想能行得通，也做不到。她的女兒那座位置在斜坡上的樓房共有三間臥房，一般來說還算寬大，其中一間雖然屬於她，可是把一間臥房堆滿也擠不下。

都是廢物嗎？上次女兒在商談時已經批評過，媽，你的寶貝其實都是廢物。女兒是以玩笑的語氣說出口的，却仍然使她有被傷害的感覺。她自認爲不算保守和落後，而在這方面她竟然和女兒產生了代溝。女兒以經濟着眼，沒有什麼大不了，只要有錢，新的可以代替舊的。也許錯誤在她，當初是她鼓勵女兒學商的；美國那種現實環境使女兒如魚得水，很能適應，已經徹頭徹尾洋化了。

她長嘆了一聲，無力地把抽屜關上，然後又拉開下面的一個。這個抽屜堆得更滿，她怔怔地注視着，大有無法揷手的感覺。都是些經年不動用的東西，原本早已被她遺忘了的，竟又赫然呈現在她眼前。

且看那一方銅墨盒吧！她的丈夫在世時總把它擦得光光亮亮的，上面雕刻的是一幅不落俗套的景物；雖然並非什麼有價值的古董，卻被她的丈夫使用了數十寒暑。份量夠重的！她用雙手搬到桌面上，心想像臺北這樣潮溼的天氣，還怕不發霉生銹了？卻不料緩緩把蓋打開以後，竟然和丈夫在世時相去無幾，裏面的絲棉黑黑潤潤的，浸着墨汁，好像最近還有人動用過，可謂奇事。以往當她悼念起丈夫時，總覺得那已經非常非常遙遠！只有此刻，丈夫練字的情形宛若就在昨天一般。

那兩方硯臺也是他練寫瘦金體經常使用的，其中之一裝有考究的紫檀木匣，丈夫說是名貴的端硯，從一個收藏家那裏用一幅名畫換來的。她摸了摸硬冷的硯石，把這麼重的東西運走多麼費力！

還有那些遺墨呢！她不禁調頭朝壁櫃的方向望了望，掛在牆上的不算在內，丈夫積存的書法有一大箱。雖然他服務於銀行界，但是他參加詩文社，常和風雅人士交往，彼此互贈作品，別人的書畫展他也總去捧場，加上暇時逛逛古董商場，零零碎碎也收藏了一箱。

丈夫去世後，她病倒一段時期，經過徹底休養，她認淸自己必須活下去，於是振作起來，慢慢將丈夫的遺物整理出頭緒，安放在適當的地方，並不覺得累贅和多餘。

現在則不同了，難道她要把那些和現實毫無關聯的東西一併運到加州去？自然不能，可是她更不能把它們捨棄，因爲那全是富於意義的生命陳跡。

除了墨硯，抽屜裏還有不少支毛筆，每一支毛筆都有一段來歷。種種來歷雖然都已跟隨時光遠去，但是她仍然堅持人不能脫離歷史，除非根本沒有歷史，像她的女兒那樣，年輕得可以把所有的歷史都裝在一個箱子裏。

她可不行，她的歷史裝滿了整個屋子。

應該說是裝滿整個臺北才對。上次她原計劃在女兒家居住三個月的，而一個月剛過，她便整裝歸來。最初還有點新鮮感，女兒女婿總不能每天陪伴她而不去上班，於是她被拋在那幢房裏不知如何打發時間？難怪以前常聽人說：在美國不懂洋文像啞巴，不會開車像跛子，要多悶人有多悶人，要多不便有多不便。

在臺北，到處都有朋友。就算不和別人來往，可以獨自一人消遣，逛街、看電影，自在得很。實在不願意出去，還可以看看電視；電視節目雖然不够精采，總勝過連中文字幕也沒有的外國話對白。

今天邱太太還問過她，你眞的要到美國定居呀？她當時未置可否，如果此刻邱太太再問她，她必然以搖頭作爲回答。

她眞的搖起頭來，對自己在搖頭。像一棵根深柢固的老樹，一經移植，便斷根傷脈，因難以適應環境而枯萎至死。

死，這幾年她很少想到這個字。只有在她的丈夫過世那段日子，她眞想隨他而去。事實上她已在埋葬他的墓旁多留了一塊土地，傍山面水，她認爲那是個安息的好地方。倘若有一天她閉目長眠，也歸有其所；她再也不會讓自己淪爲孤魂野鬼，閉目長眠在生疏的異邦。

想過以後，她感到輕鬆了許多。關上抽屜，她艱辛地伸了伸又因久坐而痠痛的脊背，這次她已確信無論女兒再如何勸說，都不能動搖她的心意了！自然她還會應女兒的請求到加州去，是暫時的，而不是永久，就在女兒生產期間作作幫手，然後再回臺北。

再也用不着煩惱淘汰什麼，捨棄什麼了。一個呵欠打得她眼淚汪汪的，順手把無線電關上，她知道她今晚會睡得很酣。

寫給蓋利

代後記

蓋利，今天我又回到故居，披著如霧般的細雨，我一向懂得設法讓自己豁達，而在這陰冷得使黃昏早早來臨的時刻，面對一片廢墟，也難免產生久久揮脫不了的惆悵情緒，盛開豔紅色串花的九重葛被攔腰斬斷後，已經枝枯葉殘；水池乾涸了，旁邊還留著不知哪家頑童扔下的捕魚的線網；往年這正是杜鵑花怒放的季節，別人都上山看花，而我們坐在窗前便能欣賞到萬紫千紅的繁鬧。在水池後斜坡上的百十株各色杜鵑都是我從花圃一一選來的，還有長得像樹一樣的茶花，我種植了八年，你穿梭了五載，如今已盡不知去向。昨天來時還有幾枝比較庸俗的紫紅色花朵寂寞地開放在西南方的牆角，今天卻已被誰折光。

要走到牆角去折杜鵑花並不簡單，必須踏過瓦礫、石片、碎磚。我不知道你對色彩分辨的能力如何，我們那面玄關處的藍色牆壁幾乎整塊坍倒下來。能用的建材全部被搬運走了，一個星期以前我聽說開始拆屋的消息，曾經趕過來看了一眼，當時的情景尚不及現在這般悽慘，屋頂剛拆除掉，四壁猶在，兩個未成年的工人正吃力地把那扇屋門搬到運物的三輪踏車上。那扇眞材實料的檜木門足有兩寸厚，門上的鎖使我想起當年裝修時各處物色的忙碌情形，八年前臺北的建築行業剛剛起步，洋鎖代理遠不及現在這樣多，現在只論門鎖附帶的各種飾物便足以令人眼花撩亂。這幢原來經過徹底翻修的住宅，在八年風雨的浸蝕中，逐漸變落後，變陳舊，變潮濕，甚至雨季到來時屋頂還有兩處會漏。蓋利，你怎麼會瞭解這也是我決定遷居的原因之一，以致剝奪了你在草坪上奔馳打滾的樂趣。

草坪被坍倒的外牆和內牆壓得不見天日，曾經被朋友們稱讚的小園景色已經面目全非，只有池邊那株老柳仍然不知愁地在萌發新綠。不久又將是柳垂池面、滿地睡蓮的夏天，而此情此景已成舊夢，夏天來時地下室大約已完工，該架起一樓的鋼筋了。

蓋利，到故居來確實是尋找奇蹟，但是一連我已來過三次，一次比一次心情沉重，對你的懷念也一次比一次深，明知不可能，卻仍然希望你會從廢墟中跳躍而出，向我奔來。古今中外有多少關於你族類最戀舊的傳說，以你的精靈和敏捷，也應該會回到故居。傳說畢竟是

傳說，新居和故居的距離雖然有限，但是讓你獨自穿越過幾條百米及七十米大道，既無行走的經驗，又無你留過的標記，即使你有一百個想同故居的心，又如何能達到目的？

不要埋怨我，蓋利，更換居住的環境完全沒有顧慮到你。由脚踏實地的庭園搬進空中樓閣的公寓實在不得已！如果你能言語，你一定會向我建議屋舊可以重修，我已經說過那只是遷移的原因之一，還有更主要的問題：我們的周圍都在興建高樓，不是我迷信，連我國建築鼻祖魯班也相信風水，而且傳留下以卜吉凶的魯班尺。也許是巧合，不知你是否也有感覺？自從去年對面我們的鄰居改建四樓公寓，我家困擾重重，不得安寧，先是小遭偷竊，可憐你那次喊叫得聲嘶力竭，且留後衰。我又受友人之累，煩心破財，接着那個朝夕與你爲伴的女管家辭工而去，先後換來的新手，都不得力。我們那條巷子共有七戶人家，原是高尙安靜的住宅區，兩年之間，兩戶改建成公寓，三戶空在那裏，我們的後鄰更因乏人居住，內外皆遭破壞，時久日長野草叢生，一片荒蕪，被附近的學童們謠傳爲鬼屋，雖然我們的女管家也繪形繪色地說過曾經在中秋佳節的月明之夜親眼看見黑影幢幢在鬼屋飄動，我却熟知後鄰的眞情實況而未人云亦云。只是有一項事實：每次宵小侵入，甚至白晝偷竊，都是由後鄰越牆的。

在你之前，蓋利，居住臺北這些年，我們曾經飼養過你的同種類不同種族達數個之多，

拳師、貴賓、拉薩，他們的外衣毛色不同，容貌也各有千秋，但是每一個我都命名爲「黑皮」，英文字快樂的音譯，那是因爲我希望自己快樂，而把你命名爲「蓋利」，也是英文字快樂的音譯，則完全因爲你本身看起來快樂的關係。

先先後後的「黑皮」並非智力差，而是每一個都生性懶散，不負看門守戶的職責，任竊賊侵入卻視若無睹，除了望見你們的宿敵——貓，才狂吼大叫以外，始終保持一派漠然，認定沉默是金。

如果誰說竊賊不勞而獲，那就錯了，他們也費煞心機，事先探測好室內的情形才下手的。像我，晚睡遲起，夜裏良機難尋，只有將時間選在我尚未起床而女管家到菜場的早晨，所幸我易於驚醒，每次聞聲呼問，等竊賊倉惶逃遁後，黑皮也不響一聲。

你的前任拉薩種，便是被竊賊開門放走而一去不返的。拉薩走失並沒有使我的情緒起任何變化，只是我決定物色一個有用之材，提到這方面，我則十分抱歉，蓋利，社會越文明，金錢的價值越被人重視，你族類被我族類當作貨物出售，已是很興旺的行業，晚飯後，在一家小小的店裏，像古中東的奴隸市場，發現你和其他十數名囚徒，各別關入鐵欄。這行生意多半在白天交易，夜晚不但顧客稀寥，你的同類無論大小老幼都會倦然入睡，只有你隔著鐵欄向我狂吠不已，吠聲又尖又亮又急，像是憤怒，又像是欣喜，同時不斷用前足抓鐵欄，試

想奪欄而出。燈光下，你雙目和鼻端成爲黑亮油光的三等點，你的雙耳聳立，嘴角向上彎著，猶如歡笑。爲了脫毛問題，我一直不願飼養長毛動物，但你滿身淺栗色長毛，蓬蓬鬆鬆的像個圓球，尾部向上翻翹，形成一朶蒲公英似的大絨花。店主將你釋放開來，你止住狂吠，一變而爲歡騰跳躍，你好奇且友善地猛嗅我的脚，同時圍著我團團轉，好像已經認定我們結了緣一般，我不知道你以前的飼主是何人，爲什麼將你捨離，但知你有六個月大，屬於「博美」種族，爲了證明你的品種優良，店主讓我另外付款爲你索取的那張血統書，始終沒有下文。

我並不介意你是否純種，你的體型比博美種略大，毛色比博美稍淺，但是你活潑、聰明、善伺人意，都不亞於純種。而且你身體健康，五年之內從來沒有讓人煩心帶你看病。只有兩度你咳嗽了很久，都是女管家餵你幾次生蛋白，便不藥而癒，你不像一般寵物，對飲食諸多挑剔，任何剩菜餘羹你都大吃大嚼。除了你，我們以後又飼養一頭你的宿敵花貓，你卻能在短期之內和貓化敵爲友，兩個同餐共飲，你還有容讓的美德，經常讓貓先吃，你再收拾殘局。

叫你蓋利一點也不錯，無論張嘴或閉嘴，上彎的嘴角永遠像在歡笑。我曾經看見過多小你的同類，眦目裂齒，兇惡猙獰，但是你，卽使狂吠時，也不帶一絲可怕的表情，你的目的

不過是在警告來人止步以及提醒家人注意。

在你的族類中，博美素有「鬧鐘」之稱，不但按門鈴，連電話鈴響，你也跟著大叫，甚至來來回回迫切地奔跑，倘若你能發言，必然早已發言了。

有了你，家宅安全不少，因爲任何動靜都逃不過你的聽覺和視覺，你勤守職位，從不倦怠。那次晨間失竊，並非你的疏職。自從我們前鄰改建公寓開始，朝夕不寧，我家作息情形，被窺伺得一淸二楚。就爲了避免歹徒趁虛而入，我早已囑咐女管家把去菜場的時間延至中午，而那天偏偏日麗風和，我曾一度被你的狂吠擾醒，而且聽見走廊上有急促的脚步聲，但我認準有人來送物而女管家在接應，不然便是查水錶、電錶、甚至問路的人，雖然你的狂吠接連不斷，我仍然能轉過身去用枕頭蓋住耳朵繼續晨睡，直到女管家敲我的臥房門，才知道家中已失竊，原來她見天氣好而一時興起，忍不住鎖門外出，一趟菜場來回，落地窗的玻璃被有計劃地卸下，小弟房裏被翻得七零八落，所幸只竊去他的兩個相機以及客廳裏一隻大銀盤。也許就因爲你不斷地狂吠使歹徒心慌意亂，不敢久留，否則必然造成更大的損失。雖然報警，也成未破的懸案。事後回想，由你的吠聲推測，你當時一定心焦如焚，而且做案的一定是年輕人，因爲自此我注意到你對中年人及孩童比較友善，吠叫的聲音也溫和許多，只要見到衣著簡便的年輕人，便狺狺狂吠到我在一旁阻止也不肯停。

不是迷信說法，而冥冥中事情發生都有自然順序，那次被竊全因女管家失職，原來她已懷有去意多時，被竊的數月之後，她終於藉故辭工，絲毫不念相處十年的歷史，而我倔強天生，也未加挽留便讓她一走了之。但是你，蓋利，一旦失去幾年相伴的人，雖然你面部無法表露感傷，但你却頭低尾垂，鬱鬱悶悶，兩日未進一點飲食，並且你無精打采，連叫也不叫一聲。經過不少天，你的情緒才逐漸好轉，這件事使我對你重新估量，你的感情比人類還深。

女管家離職的兩個月以後，夜晚，我正和朋友聊天，你在院中忽前忽後地狂吠不已，起初我沒有在意，以爲你又因有陌生人站在我家門外談話而多管閒事，不久警笛嗚嗚集中過來，隔窗眺望，斜對面的空屋已火光熊熊。雖然有三五十米之隔，一時不致波及，也足令人膽顫心驚，理性提醒自己即刻收拾一些重要東西以防萬一，但仍然緊張得手忙脚亂，無法保持鎭定，巷內人羣從四面八方麕集而至，名副其實的隔岸觀火，只有消防隊員這時表現出英勇的行爲，控制住火勢蔓延，然後全部撲滅。這場火災更加深了我遷居的心意，素有鬼屋之稱的後鄰過去也曾有過一次虛驚，救火車趕來時，還捉住一個玩火的頑童，萬一後鄰眞的燃燒起來，雜草樹木緊連著我家住宅，恐怕無法倖免了。

決定易屋遷居的三兩個月之間，你的情緒自然也受到影響，我不知道你對人類的對白瞭

解的程度如何，但是你必定感到將有巨大的變動，因爲這個家的氣氛已整個不同，尤其在卽將遷居的前幾日，秩序全亂，到處都堆著綑綑綁綁的箱物，雖然你不言不語，但這種前所未有的景象足以令你大爲迷惑驚奇的。

你的迷惑驚奇在進入新居以後有增無減，你發現失去草坪，失去花木，失去魚池，失去貓伴。你有極顯明的惶恐失措，你隨時緊跟在我脚後便是一個實證，而且你不肯踱進涼台上專爲你釘製的西班牙式小木屋，由你的徬徨無主可以看出來你覺得你不屬於這個環境。這是自女管家走後你再度遭受的嚴重刺激。

蓋利，你應該明白你已是這個人丁簡單的家庭中的一員，當我選擇居所時並非沒有想到你如何適應的問題，由脚踏實地變成空中樓閣，不但你，連我也非意願，只是在臺北市內高樓叠起的今天，再尋找一個寧靜的獨門獨院，已經難上加難。我曾經考慮過一幢小樓，等我發現小樓的主人所以易手乃是因爲緊鄰卽將興建大厦的關係，便立刻打消此念。我也曾考慮過遷居到郊外，住在郊外畢竟不便，而且郊外地區也在大興土木，說不定何時又有高樓左右聳立。社會繁榮下，越來越不容易僱到傭工，這也是個大難題。

住進高樓，實在委屈了你！你減少了活動範圍，也缺乏自由隨地便溺，雖然你很懂得自律，但偶而也不免疏忽，爲這件事小弟曾責打過你，我也不原諒你。只是蓋利，我始終明白

你在這個家裏僅得到極有限的愛和關懷，女管家走，等於你失去了依持點，新的女傭先後都和你建立不了感情，尤其在最需要人手的當口，女傭躲避搬家的繁忙而辭工，以致遷到新居的二十日之內靑黃不接。我已不下厨多年了，視烹飪爲畏途，雖然你屬於西洋血統，但你不習慣洋食物，對我特別爲你從超級市場買來的「狗食」罐頭竟不屑一顧，有時家裏不開伙，也必須爲你煮飯果腹。

新居事事未定，每天勞累不堪，實在無力和無心對你多加安撫，小弟爲了寒假工作終日忙著繪製建築圖。新居雖然夠寬大的，但是活動範圍僅限於此，對你也像牢籠一般狹窄，因此你每天最盼望的時刻是晚間由小弟帶你下樓散步，在短短的幾分鐘內你可以在樓前的停車場奔馳歡騰一番。我不相信你蓄意逃家，而是依戀外面的淸新空氣才遲緩一步跟小弟走進電梯，當他回頭再度向你下令時，你又畏懼受責才急忙的閃躱開他的視線，然後街上的車輛和道上的行人使你慌亂成一團，你不自覺地茫茫奔跑著，怎麼不迷失方向？

五分鐘以後我得到你失蹤的消息，立即趕出來四處尋找你時，外面微微飄著細雨，寒意襲人，我提高聲音呼喚你，一聲接連一聲，猶如叫賣肉粽的小販，在繁榮過程太迅速的東區這一帶，夜晚已很少有小販叫賣了，我邊走邊喊，已顧不了偶而有路人的好奇目光。

也許我知道的有關傳說太多了，因此蓋利，我也將你神奇化起來，我開始在無望中妄求

希望，幻想你會跑回故居去尋找舊夢，明知希望微乎其微，當晚我仍然在寒風冷雨中回到原來的家，那怎麼能再稱爲家呢？微弱的路燈將殘垣斷壁照射得格外淒涼，蓋利，即使你眞的存下此心，也不可能找回故居，不回來你還保留著舊夢，倘若你回來目睹到這種景況，你會傷心得連舊夢也失落無遺。

我裹著潮溼的外衣由故居重返新居已經夜深了，蓋利，平時有你在並沒有感覺，現在打開門却一片空洞和寂寞，只因爲看不見你搖尾歡迎的姿態，看不見呈三點黑的油亮眼睛和鼻端，還有像是發笑的彎彎向上的嘴角。

我原是晚睡的人，蓋利，你的走失更使我睡意全消，雖然是你放棄這個家的，但我仍舊自責太虧待你。我忽然領悟到當失去時才感到珍貴的道理，回想五年來的相處，你對我們獻出所有，十分盡心，而我們，寵你的不够多，愛你的不够深。你在這個家裏生活實在太寂寞。

今後你大約不再寂寞了，蓋利，你現有的家庭必然因爲需要你才收留你，以你的可愛和純良，你會善待每一個善待你的人。最初也許你會思念我們而沮喪拒食，逐漸地你會習慣新的環境。

但願新的環境很適於你，有庭院，有花木，你可以恢復捉青蛙、戲鳥雀，在草坪上打滾

的樂趣，甚至恍惚間你認爲又回到生活五年的故居。

儘管我已爲你作幸福的假想，但是蓋利，我仍然不免懷著尋求奇蹟的心情一而再地返回故居，淒迷的霧雨中，怎麼可能看見你？所看見的只是這堆埋葬了我八年時光的廢墟。

蓋利！蓋利！沒有反應的單調呼聲在暮色中使廢墟顯得格外悲涼，灰濛濛的遠處，你被隱藏在這兩百萬居民的都市一角裏，是否正豎起雙耳感覺到家人在召喚你？

蓋利，這是我最後到廢墟來，也是我最後對你的呼喊，你已經成爲另一個家庭的一員，那個家庭自然爲你另外取名，若干時日以後，也許你把蓋利忘記，你也會忘記原有這個家庭的親切面孔。

但是蓋利，有一點值得你安慰的，你始終存在我的記憶裏，倘若收容你的新家庭能夠大量地讓我知道你確實生活得一如我的假想那樣快樂，便足以使我感到安慰了。

你的西班牙式的新屋還在涼台上，蓋利，它仍然是屬於你的，我不再奢望你歸來，我只盼望誰帶給我有關你平安的消息，那時我會將你的小木屋送到你現有的環境，好讓我看你一眼，輕輕撫摸著你的頭，輕輕叫你一聲，蓋利。

郭良蕙已出版的著作

	書名	類別	出版時間	出版者
1	銀夢	短篇小說集	一九五三	自行出版
2	午夜的話（原名「泥窪的邊緣」）	長篇小說	一九五四	暢流出版社・大業書店
3	禁果	短篇小說集	一九五四	正中書局
4	情種	中篇小說	一九五五	婦協出版社
5	錯誤的抉擇	中篇小說	一九五六	正中書局
6	生活的秘密	中篇小說	一九五六	新新文藝社
7	聖女	短篇小說集	一九五六	香港友聯出版社
8	繁華夢	中篇小說	一九五六	中央日報社
9	一吻	短篇小說集	一九五八	香港亞洲出版社

10	默戀	中篇小說	一九五九	香港亞洲出版社
11	感情的債	長篇小說	一九五九	大業書店•新亞•漢麟出版社
12	往事	中篇小說	一九六〇	大業書店
13	春盡	長篇小說	一九六一	大業書店•漢麟出版社
14	黑色的愛	長篇小說	一九六一	大業書店•新亞出版社
15	牆裏牆外	長篇小說	一九六一	大業書店•新亞出版社
16	女人的事	長篇小說	一九六二	大業書店
17	心鎖	長篇小說	一九六二	大業書店•各種盜印版
18	琲琲的故事	中篇小說	一九六二	皇冠出版社
19	遙遠的路	長篇小說	一九六二	長城出版社•新亞•漢麟出版社
20	第三者	短篇小說	一九六二	長城出版社
21	貴婦與少女	短篇小說	一九六二	長城出版社
22	他、她、牠	短篇小說集	一九六三	長城出版社

23	青草青青（原名青青草）	長篇小說 一九六三	聯合出版社・漢麟出版社
24	四月的旋律	長篇小說 一九六三	長城出版社・新亞出版社
25	金色的憂鬱	長篇小說 一九六四	聯合出版社・漢麟出版社
26	樓上樓下	長篇小說 一九六四	長城出版社・新亞出版社
27	小女人	短篇小說 一九六四	長城出版社
28	郭良蕙選集	短篇小說集 一九六四	長城出版社
29	我不再哭泣	長篇小說 一九六四	新亞出版社・漢麟出版社
30	寂寞的假期	長篇小說 一九六五	新亞出版社
31	第四個女人	中篇小說 一九六五	新亞出版社
32	黃昏來臨時	長篇小說 一九六五	新亞出版社・漢麟出版社
33	失落、失落、失落	長篇小說 一九六五	新亞出版社
34	我心、我心	長篇小說 一九六六	新亞出版社
35	藏在幸福裏的	長篇小說 一九六六	新亞出版社・漢麟出版社
36	雨滴和淚滴	長篇小說 一九六七	新亞出版社
37	早　熟	長篇小說 一九六七	新亞出版社・漢麟出版社

38	焦　點	長篇小說	一九六七	新亞出版社
39	記憶的深處	短篇小說集	一九六七	長城出版社
40	迷境（原名心境）	長篇小說	一九六八	立志出版社•漢麟出版社
41	女大當嫁（原名嫁）	長篇小說	一九六九	立志出版社•漢麟出版社
42	他們的故事	長篇小說	一九七〇	立志出版社•漢麟出版社
43	鄰家有女	長篇小說	一九七〇	立志出版社
44	這一大片空白	長篇小說	一九七一	新亞出版社
45	變　奏	長篇小說	一九七一	立志出版社
46	斜　煙	長篇小說	一九七二	立志出版社•漢麟出版社
47	蝕	長篇小說	一九七二	新亞出版社
48	加爾各答的陌生客	長篇小說	一九七三	新亞出版社•漢麟出版社
49	緣	長篇小說	一九七三	新亞出版社
50	睡眠在哪裏	短篇小說集	一九七三	新亞出版社
51	團　圓	長篇小說	一九七五	新亞出版社
52	花　季	長篇小說	一九七五	新亞出版社

53 好個秋　長篇小說　一九七六　文藝出版社

54 兩種以外的　長篇小說　一九七八　漢麟出版社

55 台北的女人　短篇小說集　一九八〇　爾雅出版社

年度小說選

小說中的精品，一年只有一本

五十五年短篇小說選（新編）	馬各・丁樹南　編
五十六年短篇小說選（新編）	丁樹南・馬各　編
五十七年短篇小說選	隱　地　編
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	隱　地　編
五十九年短篇小說選	隱　地　編
六　十年短篇小說選	鄭明娳　編
六十一年短篇小說選	思　兼　編
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	林柏燕　編
六十三年短篇小說選	覃雲生・鄭傑光　編
六十四年短篇小說選	洪醒夫　編
六十五年短篇小說選	季　季　編
六十六年短篇小說選	隱　地　編
六十七年短篇小說選	李　昂　編
六十八年短篇小說選	季　季　編
六十九年短篇小說選	詹宏志　編
七　十年短篇小說選	沈萌華　編
七十一年短篇小說選	周　寧　編
七十二年短篇小說選	李　喬　編
七十三年短篇小說選	馬　森　編
七十四年短篇小說選	亮　軒　編
七十五年短篇小說選	季　季　編
七十六年短篇小說選	季　季　編
七十七年短篇小說選	詹宏志　編
七十八年短篇小說選	陳雨航　編
年度小說選資料篇	隱　地　編

爾雅出版社

社址：臺北市10746廈門街113巷33之1號
電話：3211021・3934036
郵撥：0104925—1

爾雅詩集

- 從徐志摩到余光中（新詩賞析） 羅青 著
- 一九四九以後（新詩賞析） 林燿德 著
- 小詩三百首（第一冊） 羅青 編
- 小詩三百首（第二冊） 羅青 編
- 童詩百首 林煥彰 編
- 兒童詩選讀 林煥彰 編
- 千曲之島（臺灣現代詩選） 張錯 編
- 剪成碧玉葉層層（現代女詩人選集） 張默 編
- 情詩一百 喻麗清 編
- 青鳥集（詩集） 蓉子 著
- 感月吟風多少事（現代百家詩選） 張默 編
- 悲涼（詩集） 蕭蕭 著
- 中國現代文學選集（新詩卷） 齊邦媛 編
- 天河的水聲（詩集） 馮青 著
- 創世紀詩選 瘂弦等 編
- 青衫（詩集） 陳義芝 著
- 晚景（詩集） 紀弦 著
- 童詩五家 林良等 著
- 大黃河（詩集） 白靈 著
- 死不透的歌（詩集） 沙牧 著
- 路（小詩） 非馬 著
- 小詩選讀（新詩賞析） 張默 編著
- 時光九篇（詩集） 席慕蓉 著
- 青少年詩話（新詩賞析） 蕭蕭 著
- 愛詩（詩集） 張默 著
- 大陸當代詩選 洛夫、李元洛 合編
- 多情應笑我（詩集） 蔣勳 著
- 驚心散文詩（詩集） 蘇紹連 著

年度詩選

自七十一年起，由張默、蕭蕭、向明、李瑞騰、向陽、張漢良逐年輪編。

㉚眾生	(哲理小品)	隱　地著
㉛脫走女子	(短篇小說)	愛　亞著
㉜多情應笑我	(詩)	蔣　勳著
㉝風采(作家的影象②)	(攝影)	周相露攝
㉞旅行者	(短篇小說)	藍博洲著
㉟初唱	(散文)	席慕德著
236中國近代小說選(一)	(短篇小說)	莊信正編
237中國近代小說選(二)	(短篇小說)	莊信正編
238愛戀，爲什麼不？	(散文)瀨戶內晴美著	柏　谷譯
239如何擺脫丈夫的方法	(中篇小說)	蕭　颯著
240世間女子	(漫畫)	阿嫚繪著
241有時星星亮	(小品)	愛　亞著
242青春筆記	(小品)	黃明堅著
243浮生	(散文)	林貴眞著
244愛的祝福(愛的散文兩家)	(散文)　王令嫻	唐潤鈿合著
245一文清醒的心	(哲理小品)	黃克全著
246千年之淚	(小說評論)	齊邦媛著
252今宵酒醒何處(路上書)	(散文)	蔣　勳著
253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	(小品・攝影)	林貴眞著

⑳④袁瓊瓊極短篇	（小小說）	袁瓊瓊著
⑳⑤羅　英極短篇	（小小說）	羅　英著
⑳⑥喻麗清極短篇	（小小說）	喻麗清著
⑳⑦陳克華極短篇	（小小說）	陳克華著
⑳⑧邵　僩極短篇	（小小說）	邵　僩著
⑳⑨陳幸蕙極短篇	（小小說）	陳幸蕙著
㉑⓪隱　地極短篇	（非小說）	隱　地著
㉑①偶遇	（當代世界短篇小說選）	袁則難・隱地合編
㉑②鏡子的故事	（當代世界短篇小說選）	鄭樹森編
㉑③樹與女	（當代世界短篇小說選）	馬　森編
㉑④驚心散文詩	（詩）	蘇紹連著
㉑⑤不枉此生	（散文）	袁則難著
㉑⑥姆媽，看這片繁花！	（木刻・散文）	奚　淞著
㉑⑦把花戴在頭上	（舊金山印象）	喻麗清・唐孟湘著
㉑⑧黎明心情	（散文）	陳幸蕙著
㉑⑨巴黎的故事	（短篇小說）	馬　森著
㉒⓪寂寞心程	（長篇小說）卡森・麥克勒絲著	張　琰譯
㉒①給成長的你	（小品）	愛　亞著
㉒②茶與同情	（散文）	楊宗潤著
㉒③左心房漩渦	（散文）	王鼎鈞著
㉒④單人翹翹板	（短篇小說）	陳輝龍著
㉒⑤坐看雲起時	（小品）	宋雅姿著
㉒⑥青少年詩話	（新詩賞析）	蕭　蕭著
㉒⑦愛詩	（詩）	張　默著
㉒⑧從你美麗的流域	（散文）	張曉風著
㉒⑨大陸當代詩選	（詩）	洛夫・李元洛合編

⑰⑧十句話（第三集）	（小品）	隱　地編
⑰⑨他是一株楓樹	（短篇小說）	桑　柔著
⑱⓪希望我能有條船	（短篇小說）	蔣勳等著
⑱①柏格曼與第七封印	（人物・劇本）	陳少聰譯著
⑱②山水大地	（散文）	大　荒著
⑱③作家的影像	（攝影）	徐宏義攝
⑱④單車上的時光	（短篇小說）	王令嫻著
⑱⑤連臺好戲	（散文）	林今開著
⑱⑥死不透的歌	（新詩）	沙　牧著
⑱⑦蝶蝴樹	（散文）	喻麗清著
⑱⑧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散文）	陳幸蕙著
⑱⑨在樹林裏放風箏	（哲理小品）	馬　森著
⑲⓪光陰的故事	（短篇小說）	隱　地編
⑲①給年輕的你	（小品）	愛　亞著
⑲②大度・山	（散文）	蔣　勳著
⑲③洋飯二吃	（短篇小說）	周腓力著
⑲④路	（小詩）	非　馬著
⑲⑤異鄉的微笑	（散文・小說）	荆　棘著
⑲⑥一杯半咖啡	（散文）	劉安諾著
⑲⑦小詩選讀	（新詩賞析）	張默編著
⑲⑧審美生活	（藝術評論）	楚　戈著
⑲⑨時光九篇	（新詩）	席慕蓉著
⑳⓪人啊人	（哲理小品）	隱　地著
⑳①愛亞極短篇	（小小說）	愛　亞著
⑳②鍾玲極短篇	（小小說）	鍾　玲著
⑳③雷驤極短篇	（小小說）	雷　驤著

⑮²萍水相逢	(散文)	蔣　勳著
⑮³兩岸	(散文)	隱地・林貴眞合著
⑮⁴小鎭醫生的愛情	(長篇小說)	蕭　颯著
⑮⁵生活在瓶中	(長篇小說)	馬　森著
⑮⁶愛生哲學	(思想)	孟東籬著
⑮⁷創世紀詩選	(新詩)	瘂弦等編
⑮⁸再生的火鳥	(散文)	楚　戈著
⑮⁹青衫	(新詩)	陳義芝著
⑯⁰心的掙扎	(哲理小品)	隱　地著
⑯¹龍應台評小說	(書評)	龍應台著
⑯²晚景	(新詩)	紀　弦著
⑯³轉燭	(長篇小說)	周梅春著
⑯⁴童詩五家	(童詩)	林良等著
⑯⁵人生船	(作家日記)	向　陽編
⑯⁶琳瑯書滿目	(書介)	郭明福著
⑯⁷假如人生像火車，我愛人生（筆硯船）	(散文)	亮　軒著
⑯⁸寫給幸福	(散文)	席慕蓉著
⑯⁹馬森戲劇論集	(評論)	馬　森著
⑰⁰作家與書的故事	(文學史料)	隱　地著
⑰¹曾經	(長篇小說)	愛　亞著
⑰²今夜伊在那裏	(短篇小說)	邵　僩著
⑰³凡夫俗子	(散文)	袁則難著
⑰⁴沒有臉的人	(短篇小說)	水　晶著
⑰⁵大黃河	(新詩)	白　靈著
⑰⁶素面相見	(思想)	孟東籬著
⑰⁷人間種植	(哲理小品)	邵　僩著

⑫⑥寒梅（筆會小說選）	（短篇小說）	殷張蘭熙編
⑫⑦天河的水聲	（新詩）	馮　青著
⑫⑧臺北人	（小說）	白先勇著
⑫⑨萬紫千紅總是春	（書摘）	王開平・應鳳凰編
⑬⓪荆棘裏的南瓜	（小說・散文）	荆　棘著
⑬①城南舊事	（短篇小說）	林海音著
⑬②十三生肖	（短篇小說）	東方白著
⑬③良夜星光	（短篇小說）	康芸薇著
⑬④愛別離	（短篇小說）	張小鳳著
⑬⑤無情不似多情苦	（散文）	喻麗清著
⑬⑥來時路	（散文）	蕭　蕭著
⑬⑦第一篇詩（鳥之文學）	（散文）	張曉風編
⑬⑧葉歸何處	（散文）	簡　宛著
⑬⑨夜遊	（長篇小說）	馬　森著
⑭⓪假期男女	（短篇小說）	曹又方著
⑭①無槳之舟（水蓬）	（散文・小說）	陳少聰著
⑭②臺北兄弟	（短篇小說）	張　毅著
⑭③三十功名塵與土	（散文）	周嘯虹著
⑭④一葉	（散文）	蔡碧航著
⑭⑤海鷗	（短篇小說）	馬　森著
⑭⑥看不透的城市	（散文）	王鼎鈞著
⑭⑦策馬入林	（短篇小說）	陳雨航著
⑭⑧我在	（散文）	張曉風著
⑭⑨孩子的心	（小品）	邵　僩著
⑮⓪作家之旅	（攝影・傳記）	謝春德著
⑮①喜歡	（散文）	愛　亞著

⑩⑩爾雅	（書介）	隱　地編
⑩①母心似天空	（散文）	琦　君著
⑩②菁姐	（短篇小說）	琦　君著
⑩③青少年書房	（書介）	林雙不著
⑩④昨夜星辰	（短篇小說）	陳幸蕙著
⑩⑤文學裏的友情	（書信）	陳銘磻編
⑩⑥攝氏20—25度	（散文）	季　季著
⑩⑦夢迴呼蘭河	（蕭紅傳）	謝霜天著
⑩⑧再生緣	（散文）	張曉風著
⑩⑨成長的痕跡	（散文）	席慕蓉著
⑪⑩畫出心中的彩虹	（散文・畫）	席慕蓉著
⑪⑪現代學人散記	（傳記）	胡有瑞著
⑪⑫盤古的腳印	（哲理小品）	東方白著
⑪⑬野馬停蹄	（司馬桑敦紀念文集）	金仲達編
⑪⑭情詩一百	（新詩）	喻麗清編
⑪⑮青鳥集	（新詩）	蓉　子著
⑪⑯人性的悲劇	（徐訏的腳印）	應鳳凰編
⑪⑰感月吟風多少事	（新詩）	張　默編
⑪⑱海水天涯中國人	（散文）	王鼎鈞著
⑪⑲田莊人	（小說）	洪醒夫著
⑫⑩又怨芭蕉	（散文）	隱　地編
⑫①風景（120個爾雅封面）	（攝影）	隱　地編
⑫②悲涼	（新詩）	蕭　蕭著
⑫③中國現代文學選集	（新詩）	齊邦媛編
⑫④中國現代文學選集	（散文）	齊邦媛編
⑫⑤中國現代文學選集	（小說）	齊邦媛編

⑭婚姻滯	（小說）	路一沙著
⑮過客（格蘭道爾的早餐）	（遊記）	郭良蕙著
⑯這一代的小說	（短篇小說）	隱　地編
⑰秋葉	（短篇小說）	歐陽子著
⑱鐘	（短篇小說）	王鼎鈞等著
⑲徐訏二三事	（傳記）	陳乃欣等著
⑳碎心簷	（中篇小說）	隱　地著
㉑蜜蜜	（愛情散文選）	張曉風編
㉒琴心	（散文・小說）	琦　君著
㉓琦君的世界	（人物評介）	隱　地編
㉔依然茉莉香	（散文）	喻麗清著
㉕文學裏的愛情	（書信）	陳銘磻編
㉖紅塵心事	（散文）	袁瓊瓊著
㉗春天坐著花轎來	（散文）	管　管著
㉘兒童詩選讀	（童詩）	林煥彰編
㉙千曲之島	（臺灣現代詩選）	張　錯編
㉚隱地看小說	（小說欣賞）	隱　地著
㉛代馬輸卒外記（完結篇）	（傳記）	張拓蕪著
㉜有情天地	（物情散文選）	張曉風編
㉝有情人	（關情散文選）	張曉風編
㉞一個未過河的小卒子	（自傳）	周賢頌著
㉟文學裏的親情	（書信）	陳銘磻編
㊱煙愁	（散文）	琦　君著
㊲剪成碧玉葉層層	（新詩）	張　默編
㊳三色菫	（散文）	張秀亞著
㊴靈感	（哲理小品）	王鼎鈞著

㊽黑面慶仔	（短篇小說）	洪醒夫著
㊾單身溫度	（短篇小說）	王鼎鈞著
㊿傘上傘下	（散文・小說）	隱　地著
51小詩三百首（第一冊）	（新詩）	羅　青編
52小詩三百首（第二冊）	（新詩）	羅　青編
53不要怕明天	（短篇小說）	邵　僩著
54流浪的歲月	（散文）	喻麗淸著
55豆腐一聲天下白	（散文選）	林海音等著
56野棉花	（短篇小說）	段彩華著
57書中日月長	（散文）	簡　宛著
58東方寓言	（短篇小說）	東方白著
59小史記	（歷代科技人物小傳）	張友繩著
60幻想的男子	（短篇小說）	隱　地著
61代馬輸卒補記	（傳記）	張拓蕪著
62反修樓	（短篇小說）	冬冬等著
63澀果	（短篇小說）	季　季著
64錢塘江畔	（短篇小說）	琦　君著
65臺北的女人	（短篇小說）	郭良蕙著
66童詩百首	（兒童詩）	林煥彰編
67「迷思」中的沉思	（經濟）	高希均著
68歲月就像一個球	（散文）	劉靜娟著
69英倫隨筆	（散文）	呂大明著
70誰來幫助我	（讀書隨筆）	隱　地著
71親親	（親情散文選）	張曉風編
72一九四九以後	（新詩賞析）	林燿德著
73愛的絲帶	（散文）	林貴眞著

㉒現代文學小說選集（第一册）	（短篇小說）	歐陽子編
㉓現代文學小說選集（第二册）	（短篇小說）	歐陽子編
㉔盲愛	（法國長篇小說）	喻麗清譯
㉕心室隨筆	（隨筆）	李牧華・舒夏合著
㉖友誼之舟	（小品）	王壽來譯
㉗細雨燈花落	（散文）	琦　君著
㉘世緣瑣記	（散文）	言　曦著
㉙十句話（第一集）	（小品）	隱　地編
㉚歐遊隨筆	（遊記）	隱　地著
㉛代馬輸卒續記	（傳記）	張拓蕪著
㉜春天的意思	（散文）	喻麗清著
㉝我見我思	（小品）	林貴眞著
㉞青草地	（散文）	吳敏顯著
㉟苦澀的成長	（思想）	朱　炎著
㊱文學・政治・自由	（評論）	董保中著
㊲移植的櫻花	（散文）	歐陽子著
㊳琴韻心聲	（音樂家生活）	趙　琴著
㊴露意湖	（長篇小說）	東方白著
㊵我的書名就叫書	（隨筆）	隱　地著
㊶代馬輸卒餘記	（傳記）	張拓蕪著
㊷千里懷人月在峯	（散文）	琦　君著
㊸驀然回首	（評論）	白先勇著
㊹兒歌百首	（兒歌）	喻麗清編
㊺從徐志摩到余光中	（新詩賞析）	羅　青著
㊻燕雙飛（一九七八年春）	（中短篇小說）	林佩芬著
㊼十句話（第二集）	（小品）	隱　地編

爾雅出版社

臺北市郵政30—190號信箱
社址：臺北市10746廈門街113巷33之1號
電話：3211021・3934036　郵政劃撥：0104925—1（郵購九折）

①開放的人生	（哲理小品）		王鼎鈞著
②三更有夢書當枕	（散文）		琦　君著
③靠在冷牆上	（短篇小說）		于　墨著
④我是柏林過客	（報導文學）		程榕寧著
⑤雲泥（他們）	（長篇小說）	喬伊絲・卡洛・歐慈著	景　翔譯
⑥三弦	（小品）	張曉風・席慕蓉・愛亞著	
⑦超級巨星	（十六位導演訪問）	約瑟夫・吉米斯著	景　翔譯
⑧愚昧人生	（長篇小說）	納布可夫著	邱慧璋譯
⑨人生座右銘	（小品）		吳友詩著
⑩快樂的讀書人	（讀書隨筆）		隱　地著
⑪代馬輸卒手記	（傳記）		張拓蕪著
⑫龐大的影子（現代英雄）	（短篇小說）		鄭清文著
⑬雙重人	（長篇小說）	杜斯妥也夫斯基著	邱慧璋譯
⑭王謝堂前的燕子	（評論）		歐陽子著
⑮夜歌	（散文）		季　季著
⑯青春篇	（散文）		艾　雯著
⑰珠璣語	（中英對照格言）		黃文範譯
⑱桂花雨	（散文）		琦　君著
⑲亮不亮的星星	（電影訪問）		汪　瑩著
⑳現代人生	（小品）		隱　地著
㉑十一個女人	（短篇小說）		蕭颯等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臺北的女人／郭良蕙著.--初版.--臺北
市：爾雅，民69
面；　公分.--（爾雅叢書；65）

ISBN 957-9159-86-6（平裝）

857.63

爾雅題字：王北岳　爾雅篆印：張慕漁

有版權・翻印必究

封面設計：林柏樑

臺北的女人（爾雅叢書之65）

著　者：郭良蕙

校　對：胡建雄・郭錫俟・郭良蕙

發 行 人：柯青華

出版・發行：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郵政三〇—一九〇號信箱
臺北市中正區10746
廈門街一一三巷三十三之一號
電話：三九三四〇三六　電傳：三九六七〇四七
郵政劃撥：〇一〇〇四九二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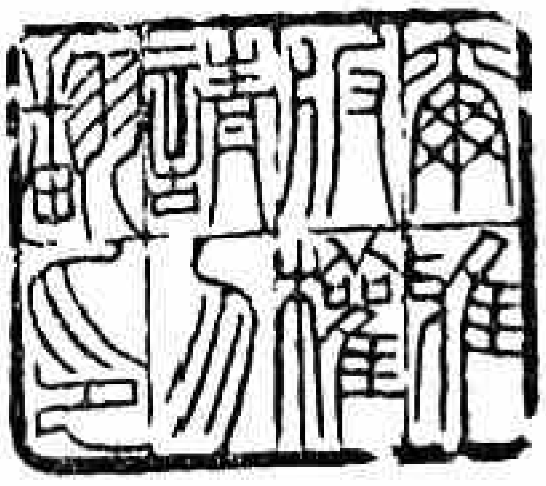
法律顧問：蕭雄淋（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臺北市師大路一八九號六樓

印刷者：達欣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板橋市吳鳳路五十巷四十二弄二十六號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十日初版・民國七十九年九月十日十四印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

定價80元（如破損或訂裝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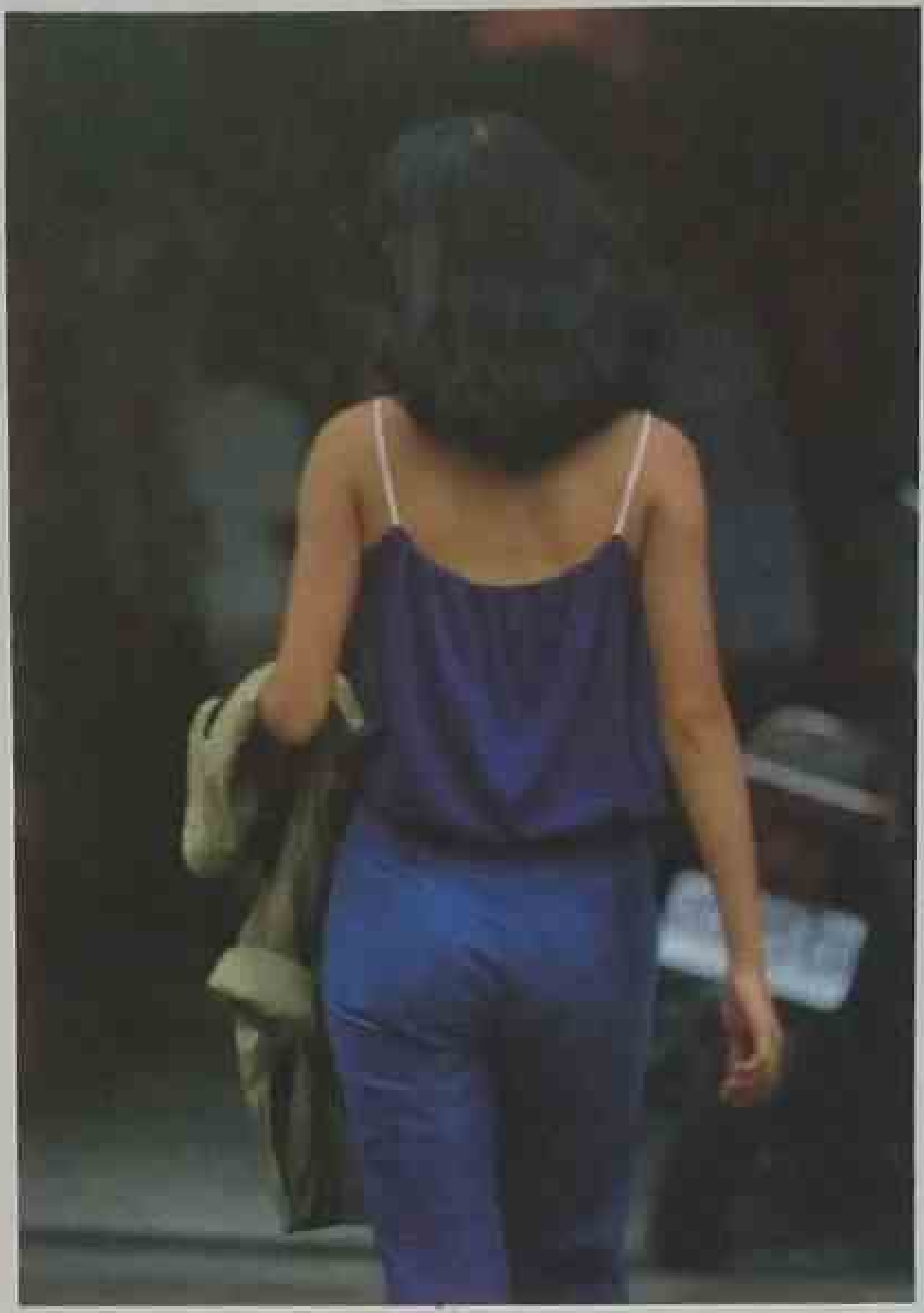


ISBN 957-9159-86-6

郭良蕙

臺北的女人

爾雅叢書65



ISBN 957-9159-86-6

9 789579 159869